

《申曰經》經本定位與經題考

釋章慧
中華佛學研究所

提要

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出發，嘗試考證現行藏經裡的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經本位置，是否如同日本學者林屋友次郎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書中所說那樣，互調了。筆者根據經錄和佛典的記載來剖析，初步獲得的結論是有關經本方面，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記錄正確。換句話說，林屋氏誤解了《開元釋教錄》的內容。不過，二經的經題似有混淆的現象，即 T 14.535「《申日經》」和 T 14.536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其正名均實為《申曰經》。《申曰經》經群裡或許曾經有一個異譯本，經題為《申曰兜經》，但並非今藏 T 14.536 原來的經名。

關鍵詞：1. 《申曰兜經》 2. 《申曰經》 3. 《月光童子經》
4. 《開元釋教錄》

【目次】

- | |
|--------------|
| 一、前言 |
| 二、經本與經題的流傳 |
| (一) 經錄的記載 |
| (二) 藏經的收錄 |
| 三、經本的定位和經題考 |
| (一) 分析及考證 |
| (二) 確實的經本與經題 |
| 四、結語 |

一、前言

「《申日經》」不像一般的經典那樣，各版本藏經觸目皆是，它祇見於《高麗藏》、《大正藏》，而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徑山藏》、《龍藏》等一概沒收。¹這是很特殊的例子。據知，最初開雕藏經以《開元釋教錄》為準則。「《申日經》」唐僧智昇刪除不入藏，上述各藏也未收入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它怎麼會出現在《高麗藏》本？這個問題值得探討。假設進一步翻閱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或許會產生疑惑，經文和經題為什麼無法對應。難道就如日本學者林屋友次郎所說，二經經本位置互調了——即智昇誤題「《申日經》」為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卻作「《申日經》」。果真如此，怎麼這個問題僅有林屋氏一人提出，其他學者卻不著墨？又二經經題似有混淆現象，亦未見有人提出討論。顯然，現代學者多半祇對其譯者議論紛紛，似有所偏頗。²

欲處理上述諸問題，在在牽涉到基本文獻。或許經由檢視「《申日經》」及其異譯本的流傳與文獻背景可以窺伺端倪。因此，底下筆者先就經錄等的資料進行考察，以剖析「《申日經》」何以從不入藏至入藏，並重新定位「《申日經》」及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。接著，進一步探討二經的經題。

二、經本與經題的流傳

（一）經錄的記載

劉宋末詳編者所見的經本³

《眾經別錄》⁴

卷上《大乘經錄第一》⁵

支謙	：《佛說月明菩薩經》一卷	明願為宗	文
竺法護	：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	以佛現不思議為宗	文質均 ⁶

東晉道安、梁僧祐所見的經本

《出三藏記集》

卷第二《新集經論錄》

支謙：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
一名《月明童男子》⁷，一名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。⁸
竺法護：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

一名《月光童子經》。⁹右……今並有其經。¹⁰

卷第二《新集異出經錄》¹¹

《月明童子經》 支謙出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，竺法護出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。右一經，二人異出。¹²

卷第三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

《申日經》一卷 安公云：「出《中阿含》」。¹³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¹⁴ 右……今並有其經。¹⁵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¹⁶

凡¹⁷一十一部¹⁸，先在《安公注經錄》末¹⁹尋。其間出，或是晚集所得。今移附此錄焉。……今並闕此經。²⁰

卷第四《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》

《申日兜本經》一卷 右……今並有其本。²¹

條新撰目錄闕經，未見經文者如左：²²

《小申日經》一卷²³

道安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（西元 374 年）是最早的佛經目錄。²⁴雖然這部目錄已經亡佚，不過大體上其資料仍保存於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（西元 510-514 年）裡。²⁵依據僧祐的記錄，最初道安看到的經本有：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、竺法護《月明童子經》、失譯「《申日經》」及《月光童子經》。這四本經之間是否有任何關係，道安沒有註明，也沒寫過任何相關的經序或注解。接著，劉宋末詳編者依其所見的經本，註明經旨、文質等。其中，與道安所見相同的經有二部：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（《月明童子經》）、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（《月明童子經》）。依現存的殘卷來看，《眾經別錄》沒有嚴密的組織，即對各經或經群給予分類，但是就編者對經文簡明的宗旨而言，還是可以判斷上述二經文義有別。

僧祐經過一番斟酌後，認為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和竺法護《月明童子經》雖各有不同的「一名」，卻是「同本異譯」。至於這二經和其他五部譯者不詳的經——「《申日經》」、「《月光童子經》」、「《失利越經》」、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——關係如何，僧祐沒有進一步說明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，竺法護《月明童子經》裡的夾注「一名《月光童子經》」與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《月光童子經》名稱相同，而僧祐新搜出的「《申日兜本

經》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和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「《申日經》」也有部分相同的名稱。有關《失利越經》的記載，雖然僧祐安插在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，但夾注說明這個經目不是出於《安公注經錄》。²⁶換句話說，它其實和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一樣，屬於僧祐新的記錄。

「今並有其經」、「今闕」是僧祐依當時所見的經本狀態而附加說明；《失利越經》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傳到僧祐時，本子已經不存在。僧祐記錄七個經本（五存二闕），其中跟道安所見的祇有四個經本相同——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、竺法護《月明童子經》、失譯「《申日經》」、「《月光童子經》」。另外三個《失利越經》、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則是道安未見的本子。

隋法經所見的經目

《眾經目錄》²⁷

卷第一《大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一譯》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一名《²⁸月明童子經》。吳黃武年支謙譯。²⁹

卷第一《大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。晉*世³⁰竺法護譯。

《申日經》一卷

《申日兜本經》一卷³¹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

右四經，同本異譯。³²

據法經的資料，雖然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都有同樣的「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」，但卻被歸屬到「一譯」（一經一譯本）、「異譯」（一經多譯本）兩個不同的項目裡。可見，僧祐視為「同本異出」的二經，法經不以為然。³³那麼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《月光童子經》，法經又是怎麼看待？查尋《眾經目錄》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；依法經的記錄，似乎視它和竺法護出《月明童子經》無異，所以不重複記錄。³⁴

法經收在「異譯」項目裡的「《申日經》」與僧祐所說「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」的「《申日經》」關係如何？要明瞭實況，不妨先對照《出三藏記集》和《眾經目錄》，看看僧祐在經目附上夾注「安公云……」，法經怎麼處理。信手拈來，不難發現法經的記錄不單找不到任何「安公云……」的夾注，甚至每一筆資料引自哪裡都無從得知。³⁵「《申日經》」在此祇有一筆記錄，

筆者推測這可能就是指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「出《中阿含》」的「《申日經》」。假設果真如此，「《申日經》」在此歸屬為「大乘經」的範疇，不就與安公的說法有所出入？法經基於甚麼理由這樣分判？莫非在《中阿含》裡找不到對等的經，或者發現這幾部經都是同本異譯，爲了方便排比，纔合併到《大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裡？³⁶又或者法經研讀了每部經，認為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確是一部「大乘」經典？無論何種緣由，在此可以確定法經的抉擇是將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「《申日經》」、《失利越經》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及僧祐續撰的失譯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視為同本異譯。也就是說，法經乃首位裁定「《申日經》」共有四個異譯本的人，而「《小申日經》」（法經未收錄）與這一經群無有關係。

也許有人會想，隋統一華夏，文帝開皇十四年（西元 594 年）成書的《眾經目錄》呈現出和《出三藏記集》不一樣的記載，必定是編者目睹過其書，始知何者是「一譯」或「異譯」等，而重新給予分類。那麼，到底法經看到多少經本？檢視《眾經目錄》的記錄，所收的經目完全沒有註明存或佚，實在不得而知。依法經的說法，由於「僧眾既未獲盡見三國經本，校驗異同」，祇好根據諸家目錄來刪減，以標綱紀。³⁷不過，據筆者的考察，《眾經目錄》確實有諸多的考證，要說編者手上都沒有經本，是不太可能辦得到的事。³⁸筆者推測，也許法經剛好搜尋到部分的經本，或者他所依據的眾目錄中，的確有人曾經看過這些典籍的內容，且做了整理的工作，如此促成法經更有條理，及編目正確。

隋費長房所見的經目

《歷代三寶紀》 39

卷第五 《譯經魏吳》

支謙：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 或云《月明童男經》，或云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。見《三藏記》。⁴⁰
《申日經》一卷 道安云：「出《中阿含》」。⁴¹

卷第六《譯經西晉》

竺法護：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亦云《月明童子經》，與《申日⁴²兜》、⁴³《失利越》等三經，同本異譯。⁴⁴

卷第十 《譯經宋》

求那跋陀羅：《申兜本經》⁴⁵ 一卷⁴⁶或《申日》。⁴⁷

卷第十二《譯經大隨⁴⁸》

那連提耶舍：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開皇三年六月出，沙門慧琨筆受。
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，與《申日兜本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體大同譯，名異。⁴⁹

卷第十三《大乘錄入藏目·大乘修多羅有⁵⁰譯》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⁵¹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亦名《日明童子經》。⁵²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、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、《申日經》一卷、

《申日兜本經》一卷、《失越經》一卷。

上五經，同本別譯，異名。⁵³

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（西元 597 年）的資料比前錄顯然增多。要看清上面幾部經之間的關係為何，不妨先瞭解《歷代三寶紀》的體例——卷一至卷三《帝年》、卷四至卷十二《代錄》、卷十三至卷十四《入藏目》、卷十五《總目》。基本上編者在《入藏目》分為二大類：大乘三藏（「有譯」、「失譯」）、小乘三藏（「有譯」、「失譯」）。記錄方式則祇列條目，即使在「有譯」項目裡也不記譯者的名字。按照本錄的體例來看，可以知道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和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、「《申日經》」以及求那跋陀羅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、失譯《失越經》是「異譯」本。而那連提耶舍《德護長者經》和失譯《月明菩薩經》則是「一譯」本。

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「亦云《月明童子經》」和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，最初僧祐記錄為「同本異出」，不過法經已判斷那是兩個不同類別的經。這裡，《入藏目》呈現的記錄，似乎承襲了僧祐的看法；可是仔細核對，會發現另有一部與法經說法相似的「一譯」本《月明菩薩經》「亦名《日⁵⁴明童子經》」。⁵⁵可疑的是，雖然費長房將它安置於《入藏目·有譯》裡，但是《代錄》卻沒有列入為支謙或其他人的譯經範圍。到底《月明菩薩經》譯者是誰？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及《月明菩薩經》在費長房看來，是一經還是二經？它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關係為何？費長房都沒有清楚交代。另外，僧祐記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《月光童子經》以及新撰的「《小申日經》」，費長房也未記錄。

至於「《申日經》」的記載，僧祐與法經說法有別；費長房在《代錄》承襲僧祐的說法，但是在《入藏目》記錄卻和法經一樣，導致資料相互牴牾。此外，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在《歷代三寶紀》裡的記錄也很特殊，編者以三種不同的名稱來記載同一部經，即「《申兜本經》、《申日兜本經》、《申日兜》」。⁵⁶這裡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費長房在《申兜本經》夾注「或《申日》」，其寫法與別處完全不同，似乎含有特別的意義。⁵⁷又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在前錄都是處於失譯狀態，而費長房首為它們冠上譯者的署名。⁵⁸

那連提耶舍《德護長者經》是費長房新收錄的經，編者在該經目下夾注「與《申日兜本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」⁵⁹，但是在《入藏目》裡卻將此經視為一譯本。《入藏目·有譯》裡還有一部《失越經》，在《代錄》不單找不到其譯者，而且這一經在僧祐時是闕本，迄今本子是否存有不甚明瞭！⁶⁰總的來說，雖然費長房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，可惜他卻沒有看到所有的經本⁶¹，造成很多地方——特別是前後記錄——常有不一致的說法，讀者不得不有所保留。

隋彥琮⁶²、唐靜泰⁶³所見的經本

《眾經目錄》

卷第一《單本·大乘經單本》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三紙。 吳黃武年支謙譯。⁶⁴

卷第二《重翻·大乘經重翻》

《⁶⁵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更有一卷同名，而卷小不足。八紙。
晉世竺法護譯。

《申日經》一卷 八紙。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二十六紙。⁶⁶隋開皇年耶舍譯。

右三經，同本異譯。⁶⁷

卷第五《闕本》

《⁶⁸申日兜本經》一卷 重翻，闕本。⁶⁹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 重翻，闕本。⁷⁰

檢視《彥琮錄》（西元 602 年）和《靜泰錄》（西元 663 年），其體例如出一轍，唯一不同是後者加上紙數。由於《靜泰錄》沿襲《彥琮錄》，以下筆者就《彥琮錄》的抉擇為討論點。比對本錄與前錄，基本上分類法和《法

經錄》相似⁷¹，資料方面（以上所列的經目）僅僅多了一部《德護長者經》。

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，在此記錄為「單本」經，顯然是承襲《法經錄》的說法。先前僧祐記《安公失譯經錄》存一部《月光童子經》，法經可能視它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為同一經，所以不重複記錄。這裡彥琮特別註明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「更有一卷同名，而卷小不足」。難道是指《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《月光童子經》？

有關「《申日經》」的記載，呈現於失譯狀態，可見《彥琮錄》沒有受《長房錄》影響。⁷²至於紙數，它和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樣是八紙，這一點值得特別留意。另外，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在前二錄沒有註明經本狀態存或佚，彥琮明確地將它安放到「重翻，闕本」裡，且保留失譯，再次證明他不採納《長房錄》的看法。至於《失利越經》，同樣收錄在「重翻，闕本」裡。

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異譯本，依彥琮的記錄，可以知道他總共看到三個完整本——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「《申日經》」、《德護長者經》——及一卷不完整的經本。另外兩個是闕本，即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和《失利越經》。至於「《小申日經》」，彥琮未記載。

唐道宣所見的經本

《大唐內典錄》

卷第二《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錄》

支謙：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 ⁷³或云《月明童男經》，或云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。出《三藏記》。⁷⁴

《申日經》一卷 道安云：「出《中阿含》」。⁷⁵

卷第二《西晉朝傳譯佛經錄》

竺法護：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亦云《月明童子經》，與《申日》、《申日兜》、《失利越》等三經，同本異譯。⁷⁶

卷第四《宋朝傳譯佛經錄》

求那跋陀羅：《申兜本經》或《申日》。⁷⁷

卷第五《隋朝傳譯佛經錄》

那連提耶舍：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三年六月出，僧現筆受⁷⁸。—《⁷⁹尸掘多長者⁸⁰》，與《申日兜本》及《日⁸¹光童子經》同。⁸²

卷第六《大乘經單重傳譯有無錄》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八紙。更有一卷同名，而少不足。西晉竺法護譯。

《申日經》 一卷 八紙。⁸³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二十六紙。 隋開皇年耶舍於長安譯。

右三經，同本別譯。⁸⁴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三紙。 吳黃武年支謙譯。⁸⁵

卷第八《歷代眾經見入藏錄·大乘經一譯》⁸⁶

《月明菩薩經》⁸⁷

卷第八《歷代眾經見入藏錄·大乘經重翻》⁸⁸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⁸⁹

《月光童子經》⁹⁰

《申日經》⁹¹

卷第九《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》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，二十六紙。 隋開皇年耶舍於長安譯。

右一經，三譯。初、晉竺法護翻出，名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；又別譯云《申日經》，文同，故略。⁹²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三紙。 吳黃武年支謙譯。⁹³

道宣編著經錄——《大唐內典錄》（西元 664 年）——的原因，一來是緣於唐太宗的宗教政策，使他產生危機感，希望藉由此經錄來誘導僧俗讀經；另一方面是不滿於前錄有所偏頗，所以不顧年老而「望革前弊」，自己著手撰寫新錄。⁹⁴《大唐內典錄》的體例⁹⁵，前五卷似仿照《長房錄》專述傳譯歷史的部分；卷六、七則是處理「大乘經」及「小乘經」《單重傳譯有無錄》的問題；卷八《歷代眾經見入藏錄》；卷九《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》則是道宣從「同本異譯」和「別品」中選出最善譯本，介紹給有意讀經的人；卷十之一是《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》，在這裡祇有一篇序文，說明闕本「已備在前篇」，爲了避免浪費紙墨而不再記載闕本的名目。讀者必須比對前五卷和卷第八的資料。倘若前面有登錄而沒有出現在《入藏錄》，表示該經闕本。⁹⁶至於既「失譯」且「闕本」，道宣就一概不記錄。

稍微比對本錄和前錄，明顯可以看出前五卷的描繪轉述自《長房錄》，⁹⁷

卷第六承襲《彥琮錄》和《靜泰錄》。由於彥琮對上述幾部經之間的關係，看法和費長房截然不同，而道宣似乎沒有留意到這點，難免重蹈覆轍，資料呈現出相互牴牾的狀況。例如在卷第二記錄：「支謙譯《月明童子經》『或云《月明童男經》，或云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』、《申日經》」，但是在卷第六以及下文卻不用此經名，而是以《月明菩薩經》來登錄。⁹⁸至於「《申日經》」，則轉變為失譯本。

求那跋陀羅「《申兜本經》」在此祇出現於《宋朝傳譯佛經錄》裡，《入藏錄》沒有收錄。依道宣的意思，表示這一經闕本。《失利越經》、「《小申日經》」由於它既「失譯」且「闕本」，道宣都不記錄。按理，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異譯本，傳到這時共有五個譯本（三存二闕，「《小申日經》」不算在內）。不過，檢視卷第九《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》的一段文：「《德護長者經》，右一經，三譯。初、晉竺法護翻出，名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。又別譯云《申日經》，文同，故略。」道宣似乎祇承認三個存有本子的譯本。或者是二個有本，一個佚失的譯本。——依道宣前面的記錄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並非初譯本。難道道宣暗示「《申日經》」不是支謙所譯？

武周明佺所見的經本

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⁹⁹

卷第四《大乘重譯經目》

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 或云《月明童男經》，¹⁰⁰或云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。七紙。

右吳赤鳥年¹⁰¹支謙譯。出《真寂寺錄》。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與《申日經》、《申日兜經》、《失利越經》三經，同本異譯。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。十紙。¹⁰²

右西晉沙門竺法護譯。見《長房錄》。

《申日兜¹⁰³本經》一卷

右宋文帝代求那跋陀羅於祇洹寺譯。出《長房錄》。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，¹⁰⁴與《申日兜本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。¹⁰⁵二十六紙。

右隋開皇年，沙門那連提耶舍於長安譯。見《內典錄》。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 出《僧祐錄》。

已上五經，同本別譯。¹⁰⁶

卷第八《小乘重譯經目》

《申日經》一卷 八紙

右吳黃武年支謙於洛及鄴譯。出《長房錄》。¹⁰⁷

卷第十二《大乘闕本經目》¹⁰⁸

《申日兜本經》一卷¹⁰⁹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¹¹⁰

卷第十二《小乘闕本經目》¹¹¹

《小申日¹¹²經》一卷¹¹³

右……梁《僧祐錄》云：「闕本」。¹¹⁴

卷第十三《見定流行入藏錄上·大乘修多羅藏·重譯》

《月明童子經》 或云《月明童男經》，¹¹⁵或云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。
七紙。

《月光童子經》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。¹¹⁶十紙。

《德護長者經》一部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，與《申日¹¹⁷兜
本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。¹¹⁸

卷第十四《見定流行入藏錄下·小乘修多羅藏·重譯》

《申日經》¹¹⁹

《大周錄》（西元 695 年）的資料大致上以《長房錄》為底本，再參考其他經錄，最後補充自己的想法。例如將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視為同本異譯，這說法顯然和《長房錄》如出一轍。至於紙數，明佺的記錄與前錄有別。

有關「《申日經》」的記載，雖然明佺註明資料來源引自《長房錄》，但是處理方式卻與《長房錄》迥然不同。明佺將「《申日經》」歸到《小乘重譯經目》裡，可以說是種創舉。不過，他的抉擇是否合理，後人自有評議。¹²⁰「《小申日經》」除了《出三藏記集》記載為闕本外，其餘的經錄都不記錄。依上述各經錄的看法，可以判斷這部既失譯且闕本的經與「《申日經》」經群無關。這裡，明佺將「《小申日經》」歸到《小乘闕本經目》裡，也許跟他將「《申日經》」安插到《小乘重譯經目》裡的想法雷同。整體而言，明佺的看法，「《申日經》」異譯本共有六個（四存二闕，不包括「《小申日經》」）。

唐智昇所見的經本

《開元釋教錄》

卷第十二《別錄中有譯有本錄·菩薩三藏錄¹²¹》

竺法護：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或名《申日經》。
第一譯。

求那跋陀羅：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《錄》作《兜本》，誤也。或無「日」
¹²²。第二譯¹²³，拾遺編入。

那連提耶舍：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第四
譯。四譯一闕。

右三經，同本異譯。上之三經，雖是同本，而廣略全異，互有增減。又支謙譯中有《申日經》一卷，云「與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」。今檢尋文句，二經不殊。父名「申日」，子號「月光」，約父子名，以分二軸。兩本既同，故不雙出。其《申日》或在《小乘藏》中，云「出《阿含》」。其《增壹阿含》中，雖有尸利崛多長者緣起，無月光童子事。編在彼中，亦將誤也。¹²⁴

支謙：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或云《月明童子》，或云《月童子》。右此《月明菩薩經》，《大周錄》中編為「重譯」，云：「與《月光童子經》等同本」者，誤也。文意全異，改為「單譯」。¹²⁵

卷第十四《別錄中有譯無本錄·大乘經重譯闕本》

《失利越經》一卷 《僧祐錄》云：「《安公錄》中失譯經」。今附西晉錄，第二譯。

右一經，與《月光童¹²⁶子經》等同本。前後四譯，三存一闕。¹²⁷

卷第十五《別錄中有譯無本錄·宋錄闕本》

《小申日經》一卷¹²⁸……梁《僧祐錄》中新集失譯經。今附宋錄。¹²⁹

卷第十七《別錄中刪略繁重錄》

《申日經》一卷

右一經，與《大乘藏》中《月光童子經》文同名異。父名「申日」，子號「月光」，約此不同，立經名別。《長房錄》云：「《申

日經》，吳代優婆塞支謙譯」者，謬也。¹³⁰

卷第十七《別錄中補闕拾遺錄》

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¹³¹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¹³²

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異譯本，之前《大周錄》記有六譯——《月明童子經》（或云《月明菩薩經》）、「《申日經》」、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和《失利越經》，前面四個譯本存有本子，後兩個闕本。這裡智昇（西元 730 年）修訂為前後四譯，三經存有本子，一經闕本。至於「《小申日經》」則與這經群無關係。

對於以上群經，智昇精校的結果是：

- 一、《月明菩薩經》和《月光童子經》文意全異，《大周錄》誤將《月明菩薩經》編為重譯，所以改為單譯本。
- 二、相傳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。不過檢視文句，二經無異，祇是分別用「父親」和「兒子」的名字來立經名。既然二經相同，就不重出。因此祇保留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「或名《申日經》」，而刪除支謙「《申日經》」。
- 三、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在前錄「兒」字皆誤寫為「兜」，且處於「闕本」狀態。現在經本獲尋，記錄上改為有本。

由此觀之，上述群經傳到智昇，在記錄上最大的差異是：一、經本方面，智昇不收錄支謙「《申日經》」；之前闕本的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變成有本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。二、經題方面，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的「兜」字改為「兒」字。換句話說，智昇所謂「前後四譯」，是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（不是「《申日經》」）的異譯本。為避免誤解編者的意思，在此核對《總括群經錄》的資料。如下：

卷第二《總括群經錄》

支謙：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或加「三昧」字。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一名《月明童男經》。見《僧祐錄》。¹³³

支謙譯……今以《房錄》所載，多是「別生」或「異名，重載」。今隨次刪之，如後所述。

《申日經》亦與法護所出《月光童子經》同。¹³⁴

卷第二 ¹³⁵ 西晉竺法護譯 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初出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 或名《申日經》。 ¹³⁶ 與《德護長者經》等同 本，見《僧祐錄》。	卷第二 ¹³⁷ 西晉末失譯 《失利越經》一卷 第二出 與《月光童子經》等 同本。闕本。	卷第五 ¹³⁸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第三出 或云《申兒本》。房云：「見 《別錄》，《錄》云：「《申 兜本》，誤也。 與《月光童子經》等同 本。 失譯《小申日經》一卷 ¹⁴⁰	卷第七 ¹³⁹ 隋那連提黎耶舍譯 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第四譯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 經》。開皇三年六月 出，沙門僧琨筆受。 與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 等同本。
---	---	--	---

顯然，《總錄》和《別錄》資料吻合。「《小申日經》」確實與這經群無關係。智昇明確記載《月光童子經》前後四譯，即：一、竺法護譯，二、西晉失譯，三、求那跋陀羅譯，四、那連提黎耶舍譯。其中三經有本，一經闕本。也就是說，《月光童子經》的異譯本祇有三經會被收錄在《入藏錄》。可是，再看看《入藏錄》的記錄，卻出現不協調的說法。

卷第十九《大乘入藏錄上·大乘經重單合譯》¹⁴¹

《申日經》 一卷 五紙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或名《申日經》。 九紙
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亦云《申兒本經》。《錄》作《兜本》，誤也。三紙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 二十八紙¹⁴²

卷第十九《大乘入藏錄上·大乘經單譯》¹⁴³

《月明菩薩經》一卷 或加「三昧」字，或云《月明童子經》，
亦云《月明童男經》。 三紙¹⁴⁴

卷第二十《大乘入藏錄下》

《申日經》 一卷 與藏中《月光童子經》，文句全同。
右……或是一經兩名，或可時無正本，故存一經，重者不錄。
已上……多是諸錄見《入藏錄》。今以皆是繁重，或有尋求未獲，
故並不為定見之數。恐不知委，且略述之。若欲委知根由，並
如《刪繁錄》中廣述。¹⁴⁵

據知，不論古今中外，眾人對《開元釋教錄》皆讚不絕口。這主要歸因於該錄編者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。¹⁴⁶以上述群經的記載來看，不難發現編者的確用心良苦，除了認真地仔細考證、記錄清楚外，重要部分還會一再註明。智昇唯恐後人不解為什麼某些典籍出現在前錄的《入藏錄》，卻不見於本錄《入藏錄》，因此特別將《刪略繁重錄》¹⁴⁷的資料，再次放到《入藏錄》後端，並簡要附加說明原委。「《申日經》」是其中一部智昇主張刪除的經典，按理它不會出現在《入藏錄》裡。足見，現行《開元釋教錄》呈現的現象是可疑的。姑且先不論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從紙數來看，五紙「《申日經》」、九紙《月光童子經》、三紙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、二十八紙《德護長者經》都見於現存藏經《大正藏》第十四冊。¹⁴⁸

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既是「單一」本，紙數三紙與現存藏經三欄相符，在此不須多覷縷。¹⁴⁹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，隋那連提耶舍於開皇三年（西元 583 年）譯出；這是隋朝統一天下後的譯本，資料沒有散落，故此亦不贅述。¹⁵⁰《失利越經》既失譯，又闕本，暫且略過不談。這裡要探討的是：一、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的由來；二、支謙「《申日經》」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的關係；三、智昇最根本的主張無疑是要刪除「《申日經》」，為何又出現在卷第十九《入藏錄》。

首先看看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。最初梁僧祐搜出時記為「有本」，傳到隋彥琮開始明確改記「闕本」，《開元釋教錄》將它歸入《補闕拾遺錄》¹⁵¹。智昇是怎樣獲得本子？這是耐人尋味的事，或許比對雷同的案例可以獲得初步的瞭解。這裡，筆者試著略舉三個本子來說明：一、支謙《龍施女經》，二、竺法護《海龍王經》，三、真諦《廣義法門經》。依據現存最早的經錄——劉宋《眾經別錄》，記載支謙《龍施女經》一卷「明發菩薩提心為宗 文」。接著，僧祐參考這分資料，也記錄此經為有本。法經可能同樣見到本子，並將它歸到《大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裡。¹⁵²可是，傳到彥琮時卻不見經本。隨後，靜泰、道宣等記錄亦然「闕本」。是不是這譯本從此就消失了？事實不然，智昇有收錄到本子。若是進一步核對現藏所收的內容，可以確定等同於最初劉宋《眾經別錄》所見到的經本。¹⁵³其次，再檢視竺法護《海龍王經》¹⁵⁴以及真諦《廣義法門經》¹⁵⁵，不難發現經本在流傳的過程，存佚的現象很類似，即中間某個時期經錄學家未見到本子。看來，很可能因為編錄者祇是單純地依照自己寺院的藏本登錄。由於寺院所處區域不同，流通的本子無法完全一致，導致有些經本見存於某所寺院，有的卻無緣目睹。綜合上述的案例，顯然部分的典籍，僧祐和智昇看到的

狀況比較相似，即有別於彥琮或道宣等人。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也許就是這樣，恰好被智昇見到經本。

至於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是一經異名或同本異譯？回眸前錄的記載是有必要的。最初二經道安祇記錄作「單本·失譯」，傳到隋法經纔視為「同本異出」。法經的抉擇一直受到後人的肯定，即使靜泰和道宣記錄「《申日經》」及《月光童子經》紙數一樣作八紙，也未曾提出這二經就是相同的一經。事實上，經錄學家有異議的倒是「《申日經》」譯者及歸屬大乘或小乘類別的問題，不過沒有牽涉到它與《月光童子經》「異譯本」的關係。這裡，智昇將支謙「《申日經》」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視為同一經，其獨特的說法基於甚麼樣的理由？根據智昇考察結果顯示，二經文句相同，祇是分別用「父親」和「兒子」名稱立題罷！或許從內在證據可以初步判斷，二經其實就是相同的一個譯本。再者，僧祐記「《申日經》，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」，但是檢視《中阿含》，卻沒有對等的經。縱然「《申日經》」異譯本中有一部《德護長者經》「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」，內容正是出自《增壹阿含》，不過該經並沒有提到月光童子。換句話說，外在證據也肯定「《申日經》」與夾注「安公云」一段文無關。智昇如此確認後，既是同一經，譯者必然是相同一人「竺法護」，所以批評費長房的說法「支謙譯出《申日經》」錯誤，並直接從支謙所出經目裡刪去「《申日經》」。156

既然智昇說明「《申日經》」是「異名重載」，不須要雙重記錄，祇取《月光童子經》就可以了，為何卷第十九《入藏錄》裡又出現「《申日經》五紙」的記錄，而卷第二十《入藏錄》末尾依然強調「不入藏」經籍之一有「《申日經》」？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。如此嚴重相互牴牾的現象怎麼會發生在《開元釋教錄》裡？要考究這問題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如再仔細看看卷第十九《入藏錄》是怎麼記錄，或許會有些線索。

一、《高麗藏》本¹⁵⁷

《老女人經》一卷 亦云《老母經》，或云《老女經》。二紙。

《老母經》一卷 二紙。

《申日經》一卷 五紙。¹⁵⁸

《老母女六英經》一卷 亦云《老母經》。一紙。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或名《申日經》。九紙。

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亦云《申兒本經》。《錄》作《兜本》，誤也。三紙。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二十八紙。

上二十二經二十三卷同帙。¹⁵⁹

二、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龍藏》本¹⁶⁰

《老女人經》一卷 亦云《老母經》，或云《老女經》。二紙。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。

《老母經》一卷 二紙。《僧祐錄》中失譯，今附《宋錄》。

《申日經》一卷 五紙。《老母女六英經》一卷 亦云《老母經》。一紙。

右¹⁶¹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。

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 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，或名《申日經》。九紙。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。

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 或云《申兒本經》。《錄》作《兜本》，誤也。三紙。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。

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 一名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二十八紙。

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。

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。¹⁶²

根據智昇的分類，以上群經歸屬在「大乘經重單合譯」項目裡。有關「重譯」經的記錄，智昇用並列成組的方式來呈現。換句話說，《老女人經》、《老母經》和《老母女六英經》是一組；而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和《德護長者經》又是個別的一組。假設編者改變原意，要保留「《申日經》」，那麼它的位置至少是在《老母女六英經》之後，《德護長者經》之前。可是資料顯示卻存有玄機，「《申日經》」竟然被安插在別的經群裡。¹⁶³由此看來，不論是《高麗藏》本或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龍藏》本的資料都存有篡改的跡象。

事實上，這記錄無論從內在或外在證據來看，都不可能是原有的，因為它不僅嚴重違背智昇根本的主張，而且影響了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實際的總數——依智昇的記錄，《入藏錄》者總一千七十六部¹⁶⁴；如今多了「《申日經》」，則變成一千七十七部。¹⁶⁵如果對回《有譯有本錄》，會發現這一句「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」¹⁶⁶，在《高麗藏》本《入藏錄》也被更改為「上二十二經二十三卷同帙」。至於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龍藏》本，雖然表面看來維持原貌「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」，但實際數據卻是「上二十二經二十三卷同帙」。¹⁶⁷其次，往後承襲《開元釋教錄》資料的經錄如圓照《貞元新定釋教錄》¹⁶⁸、玄逸《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》¹⁶⁹，乃

至現存二部依據該《入藏錄》來撰諸經音義的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¹⁷⁰和可洪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》¹⁷¹，同樣沒有收錄「《申日經》」。172再說，智昇特別將《刪略繁重錄》的資料放到《入藏錄》之後，這項記錄在《貞元新定釋教錄》都見存，可以證明「《申日經》」是其中一部智昇不入藏的經本。¹⁷³

（二）藏經的收錄

如前所述，《開元釋教錄》乃後世刻藏者的圭臬。¹⁷⁴按理，「《申日經》」不會收錄於刊本藏經。未料它卻出現在《高麗大藏經》。¹⁷⁵檢視《高麗大藏經》「敢」函的二十一經，編列順序如同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。假設編藏者參考上述竄改過的資料，纔考慮把「《申日經》」加入其中，那麼本經的位置就會如上所記。可是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編號不在《老母經》和《老母六英經》中間，而是擺放到「敢」函的尾端，成了這一函的最後一經。

姑且不論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，乍看下智昇主張要刪除的「《申日經》」，最後還是被收錄在現行藏經裡。換個角度思考，這似乎反映著另一種不同的聲音。這一點從編藏者在「《申日經》」題下附加的夾注可以獲得初步的瞭解——《開元錄》中無法護譯，恐是支謙，誤為法護。¹⁷⁶另外，在經文後面也附上負責再雕《高麗大藏經》開泰寺僧統守其的跋文，以說明入藏原委：

「此經四譯一失。此本，《宋》有《丹》無。按：《開元錄》法護譯中有《月光童子經》，亦名《申日經》者，自是一經有二名耳，非別有《申日經》亦是法護譯者。藏中既有《月光童子經》為法護譯，斯已矣。此何更有《申日經》，亦是法護之譯耶？則未知此經是誰之譯。又何瘡謂之法護譯耶？今以錄中有云：『支謙譯中有《申日經》一卷，云與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。今檢尋文句，二經不殊，故不雙出』云云。¹⁷⁷則藏中古有支謙所譯《申日經》，亦名《月光童子經》者。今諸藏皆無，恐此經即是支謙之譯，而誤安法護之名耳。如是，則四譯還具矣。冒陳瞽言，以俟來哲！」¹⁷⁸

上面這段不算長的文字分析起來，顯然和智昇的推論大異其趣。看來，這裡守其縱使參考了《開元釋教錄》，卻沒有理會智昇的意思——例如「四譯一失」當中的佚本是指哪個。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除了經題差異外，經文、紙數、譯者皆一致等問題——似乎祇想依照《宋》本收錄「《申

日經》」。如此，讓這經群有個完整的組合。也許，守其無法認同智昇的看法。畢竟眼前所見的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內容、篇幅、譯筆等存有異同，不能完全視為相同的一本，所以纔會考慮收錄「《申日經》」。

綜觀以上的資料，可以清楚知道「《申日經》」經群的經本與經題流傳的過程。現在必須進一步探討的是：流傳迄今的「《申日經》」與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是否如學者林屋氏所說，互調了位置。或明確地講，二經是否如同最初道安和僧祐所見的那樣？又智昇將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的「兜」字改為「兒」字，並提出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即一經二名，是否合理？以下將逐一進行探究。

三、經本的定位和經題考

（一）分析及考證

經名與內容的對照

首先看看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與「《申日經》」經名和內容的關係如何。傳統上，釋典的作者或譯者在立經題時，都會取材於經文。換句話說，一般典籍名稱與內容是相呼應的。這好比一篇文章，讀者從題目上可以揣摩其內文大意。諸經的立題，大致上不離「法」、「譬」、「人」為對象。¹⁷⁹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和「《申日經》」同樣以「人」立名¹⁸⁰，或許可以試著從經文來檢視智昇看到的經本是否位置相符。

根據現行藏經的內容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從始至終環繞在當機者「申日」身上來談，兒子祇出現片刻、扮演規勸的角色，姑且套林屋氏的說法，該經顯然以「父親」為核心。至於「《申日經》」，前段以父親為主要敘述對象，但是後半段卻轉移焦點到兒子月光的身上；由於月光的宏願，使得佛陀為他授記，這一經似乎以「兒」為核心。從上述二經內文對照的結果顯示，經名和內容也許不相合。因此，以內在證據而言，不得不讓人有這樣的臆斷：假設將二經的經名互調，或許會較為合適。這一想法是否可行，配合外在證據的考察是有必要的。

回溯安公的記錄

根據道安的說法：「《申日經》」一卷「出《中阿含》」。¹⁸¹明確提供一個線索，即「《申日經》」並非闡述「大乘法」。傳統的觀念裏，《阿含》是小乘的代表經典。¹⁸²因此，「《申日經》」蘊含的內容必然與「聲聞教法」相

契。回頭檢視上述二經，主要的情節一樣，即「申日」聽信異道人的說法，設火坑及用毒飯害佛。不過二經所載佛陀教化的思想和受教者的發心、得證果位，卻迥然不同。「《申日經》」載有「旃羅法……志在大乘」、「十菩薩皆阿惟顏」、「申日……得法忍」、「無央數……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」、「五百夫人即時逮得不退轉地」、「月光童子……設我來世得作佛時」等大乘思想的文句；反之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卻是比較接近「阿含」風貌，¹⁸³如經文一開始記載佛陀的教化「十善」，最後「申日……得第一須陀洹道……即受五戒為優婆塞。」從二經所帶出的文義來看，事實上正反映智昇手上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與安公所見的「《申日經》」較為相似。假設確切如此，也就是說在《中阿含經》裡可能收有另一部內容相似於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的經文。

檢視《中阿含經》的工作，智昇已經做了；筆者試圖再翻閱現存藏經裡的《中阿含經》，同樣沒有查獲對等的經。這問題出在那裡？是否道安記錄錯誤抑或彼《中阿含》非此《中阿含》？還是說道安僅僅帶出一種訊息，這一經與中亞某個部派有關？為瞭解真相，不得不先確認《中阿含》的譯本。考察經錄，《出三藏記集卷第二·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》這樣記載：

《增一阿含經》三十三卷 秦建元二十年夏出，二十一年春訖定三十三卷，或分為二十四分。

《中阿含經》五十九卷 周¹⁸⁴建元二十年（西元 384 年）出。右二部，凡九十二卷。晉孝武時，兜佉勒國沙門曇摩難提以符堅時入長安；難提口誦胡本，竺佛念譯出。

《中阿含經》六十卷 晉隆安元年（西元 397 年）十一月十日於東亭寺譯出，至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訖。與曇摩¹⁸⁵提所出大¹⁸⁶不同。晉孝武帝及安帝時，罽賓沙門僧伽提婆所譯出。¹⁸⁷

《中阿含經》在同一時期就翻出兩個譯本，根據僧祐的說法，這兩個本子差別很大，而道安所指的究竟是哪個譯本？道安作有《增一阿含序》，從中可以略知一二：

「『四阿含』義，同《中阿含》首，以明其指，不復重序也。《增一阿含》者，皆法條貫，以數相次也。……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，兜佉勒國人也。齠齔出家，孰與廣聞，誦「二阿含」，溫故日

新。周行諸國，無土不涉。以秦建元二十年（西元 384 年）來詣長安，外國鄉人咸皆善之，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。佛念譯傳，曇嵩筆受。歲在甲申夏出，至來年春乃訖。爲四十一卷，分爲上下部：上部二十六卷，全無遺忘；下部十五卷，失其錄偈也。余與法和共考正之，僧略、僧茂助校漏失，四十日乃了。此年有阿城之役，伐鼓近郊，而正專在斯業之中，全具『二阿含』一百卷……合上下部，四百七十二經。」¹⁸⁸

在序裡，道安提示著沙門曇摩難提譯出《中阿含》五十九卷在先，然後再完成《增一阿含》四十一卷的翻譯。兩部經的卷數合起來，共有一百卷。這序也透露道安所看到的《中阿含》是第一譯，即出自於曇摩難提的手，且認爲沒有須要對它寫序。這本子流傳一段時間，第二譯本出現了。它的緣起又是怎麼樣？道安還有見到第二個本子嗎？道慈《中阿含經序》¹⁸⁹如此地說明：

「昔釋法師於長安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》……此諸經、律，凡百餘萬言，並違本失旨，名不當實，依稀屬辭，句味亦差。良由譯人造次，未善晉言，故使爾耳。會燕、秦交戰，關中大亂，於是良匠背世，故以弗獲改正。乃經數年，至關東小清，冀州道人釋法和、罽賓沙門僧伽提和，¹⁹⁰招集門徒，俱遊洛邑。四、五年中，研講遂精，其人漸曉漢語，然後乃知先之失也。於是和乃追恨先失，即從提和更出《阿毘曇》及《廣說》也。自是之後，此諸經、律，漸皆譯正，唯《中阿含》……未更出耳。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，應運流化，法施江左。……晉隆安元年（西元 397 年）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，於楊州丹楊郡建康縣界，在其精舍，更出此《中阿含》。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胡本，請僧伽提和轉胡爲晉，豫州沙門道慈筆受，吳國李寶、唐化共書。至來二年（西元 398 年）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，草本始訖。此《中阿含》凡有五誦，都十八品，有二百二十二經，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，分爲六十卷。時遇國大難，未即正書，乃至五年（西元 401 年）辛丑之歲，方得正寫，校定流傳。」¹⁹¹

剖析上文，得知《中阿含經》於南方傳出第二譯本，主要是基於北方

第一譯本不夠完善。然而其譯出時，道安早已經不在人間。道安校定了曇摩難提譯《增一阿含》後，不久也就是在晉太元十年（西元 385 年）逝世¹⁹²。因此，可以確定道安所見的《中阿含》是第一譯本。¹⁹³僧伽提婆譯出的《中阿含》完整地保留下來，目前藏經所存的正是第二譯本。也許有人會想，是不是所有經錄記：某某「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」，在現存藏經裡都無法查出對等的經？其實也不然，有些還是可以核對。例如：《本相猗致經》¹⁹⁴、《釋摩男經》¹⁹⁵、《兜調經》¹⁹⁶、《鹹水喻經》¹⁹⁷等。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沒有相對應的經在《中阿含》裡是確定的。不過，有一本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內容相似的經收在曇摩難提譯¹⁹⁸《增一阿含》裡，即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¹⁹⁹

道安云「出《中阿含》」的經怎麼會出現在《增一阿含》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確實不容易，而且也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。這裡祇能嘗試推論。據筆者初步考察，《增一阿含》從道安校訂完成「四十一卷」開始流傳後，其卷數就出現增減的情況，最後以五十一卷記錄於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。²⁰⁰姑且不論最初這部經的篇幅有多少，從卷數沿革來看，可以肯定這一經傳到後來，在內容方面有變更。其次，安公逝世前所見的二部阿含，都是譯者剛完成的作品，之後也有可能譯者本身或筆受同仁等再做修訂。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很可能是安公曾經閱讀過的經典，由於其內容與手上「《申日經》」相似，所以附註「《申日經》」乃《阿含》的別生異譯。²⁰¹

綜合內外證據

假設以上的推論暫且可以成立的話，這裡就有須要綜合內外證據，再次檢視上述二經，古今中外所見的經本是否一致。

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的內容，上面已經說過，於此不贅言。現在要探究的是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這一經同樣敘述一位大富長者「尸利掘」，因為信奉外道並聽信六師的勸導，設火坑及持毒飯要害佛。²⁰²佛陀為了憐憫尸利掘，想藉由這因緣度化長者，所以接受供養。當時同村的人都知道尸利掘長者的陰謀，紛紛前來稟報佛陀，請求佛陀不要到他家接受應供。佛陀回覆眾人：「如來終不為他所害。」接著便以神力化火坑為蓮池。長者一見，驟然感到忐忑不安，急忙向佛陀求懺悔。這時阿闍世王聽到尸利掘長者欲害佛陀的消息，心生憤怒，經王子耆婆伽的誨喻，迅速趕到長者家探詢究竟。佛陀在接受毒飯的同時，為眾人說法：布施、持戒，生天之道等，令大眾皆「得法眼淨」。尸利掘是其中一位弟子歸投佛陀座下，並受持五戒。

以上是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的內容大意。這一經完全沒有記載長者的

兒子；扮演勸告者是村民，不過對象非長者而是佛陀。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這一經多了二位人物——阿闍世王及耆婆伽王子。其餘所談與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內容相似。²⁰³由於智昇所見的「《申日經》」蘊含大乘思想，或許可以推定安公所說「出《中阿含》」的「《申日經》」就是智昇所謂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。再者，現行藏經所收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如前面考察，似是以「父親」為核心，故經名若立為「《申日經》」就來得貼切了。

綜合上述的分析及考證，似乎可以說明智昇手上的二經，猶如學者林屋氏所說那樣，兩經位置互調了。不過，在下定論前再回想智昇一貫嚴謹的治學態度，會在沒有任何根據下就裁決自己所見的經本如初嗎？又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是否相同一經，為何智昇會說「今檢尋文句，二經不殊」？

（二）確實的經本與經題

經本定位

的確，《經律異相》也許是最好的憑據，可以佐證智昇手中的本子如前。回顧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，那是僧祐新尋出的經本。僧祐一位弟子寶唱編輯一部《經律異相》²⁰⁴，恰好裡頭收錄了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的經文。²⁰⁵寶唱當時收取的經本，或許來自於師父僧祐。比對這一經與現行藏經裡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二經經文不殊。足見，智昇和僧祐看到的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內容相同。

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經本位置無誤，「《申日經》」當然也就沒有問題了。不過，這不表示已經解決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是一經或異經的困惑。實際上，從上述經錄的記載一直到藏經的收錄，都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證明今藏流傳的「《申日經》」不等同之前各經錄學家所見的「《申日經》」。換句話說，各經錄學家見到的「《申日經》」和《月光童子經》確切是一經二名，或兩個異名的本子，內容卻一致。筆者查獲在智昇之前，除了經錄學家外，就有二人的著作明顯提出同樣的說法：一、唐道世在《法苑珠林》及《諸經要集》²⁰⁶收錄《月光童子經》的經文時，一開頭就註明「《月光童子經》亦名《佛說申日經》」。²⁰⁷二、玄應《音義》收錄了《月光童子經》和「《申日經》」。核對二經底下列舉的詞條均出自《月光童子經》。顯然，玄應手上有二部不同經題的本子，但內文卻是相同。²⁰⁸另外，道宣則以含蓄的方式透露手中的二經內文一致：「《德護長者經》右一經，三譯。

初、晉竺法護翻出，名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；又別譯云《申日經》，文同，故略。」這裡，道宣沒有把「《申日經》」包含在三譯本中，而是指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。綜觀三者的說法如出一轍。²⁰⁹倘若再往上推測，也有可能費長房已經看出二經實為相同譯本，所以在卷六及卷十二記錄《月光童子經》和《德護長者經》時，夾注裡不提「《申日經》」為其異譯本。這難怪智昇一再強調「今檢尋文句，二經不殊」，並以經濟考量「兩本既同，故不雙出」。

既是如此，為何《開元釋教錄》卷第十九·入藏錄裡又出現「《申日經》五紙」，而《高麗大藏經》恰好收錄篇幅相當的本子？筆者考察守其《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》，得知他依《宋藏》收入「《申日經》」。雖說宋朝最初開雕藏經，以《開元釋教錄》為入藏的準據。但是，這不意味它以唐代西崇福寺本為底本。實際上，綜觀《開寶藏》「淳化本」收錄的本子，若干內容與智昇所見不相符。「《申日經》」是其中一部。²¹⁰筆者推測，《開元釋教錄》卷第十九·入藏錄遭到竄改，很可能跟雕刻《開寶藏》「淳化本」有關——這可從宋朝印本隨意刪改藏經內容來判斷。²¹¹如果這推論無誤的話，也反映出《開元釋教錄》及五紙的「《申日經》」極受到《開寶藏》編者的重視。由於這一經並非《開元釋教錄》原有的記錄，因此刊本入藏時祇好擺到「敢」函的尾端。²¹²「《申日經》」祇有五紙，其內容與智昇所謂九紙「《申日經》」（《月光童子經》）有些異同，可能這是《宋藏》拾獲前錄記載闕本的「《小申日經》」。

經題略考

到此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和「《申日經》」經本定位清楚後，接著再看看經題，即文獻流傳已久的「《申日經》」經群裡的主人翁「申日」，寫法是否正確。智昇將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的「兜」字改為「兒」，怎麼理解？檢視這一經群與論及「尸利掘多長者害佛，而如來不為人所害」典故的他經——包括藏文譯本，可以看出相同一人的名字，無疑譯自外語 Śrīgupta 或 Sirigutta。假設稍為歸納這些群經對此人名的寫法，有音譯和義譯二種。音寫又可分為二類：一、中古印度方言——「申越」、「施越」、「失利越」、「尸利掘」、「失梨崛」；二、梵語——「尸利崛多」、「尸利毬多」、「室利毬多」、「尸利掘多迦」。義譯作「首寂」、「德護」、「勝密」、「吉護」、「吉祥護」。藏文各傳本，雖不同的譯者，卻皆作ཤུལ་ལྷན་པ་。²¹³初步看來，「申日」極可能隸屬於音寫的第一類。

果真如此，筆者試圖查尋藏經，不論是人名、地名等均未見有「日」

字的音寫。²¹⁴因此，推斷「申日」理應「申曰」的筆誤。²¹⁵有關這一點，藏經寫本乃至刻本常有「日」寫成「曰」，或「曰」作「日」，錯亂的現象。²¹⁶可洪音義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時，雖然遵從手上的經本作「申日」，不過注釋裡還是提示著該字讀音為：「下于月反，《大集經》作『申越』，（《賢劫經》）此云「首寂」。」²¹⁷如果對回《賢劫經》，敦煌寫本和正倉院天平寫本皆作「申曰」。²¹⁸事實上，古德音譯「曰」與「越」是互通的。例如《越難經》亦作《曰難經》²¹⁹，「離越哆」或「離越」可作「離曰」²²⁰，「鬱單越」作「鬱單曰」²²¹等。既然如此，「申曰」、「申越」當然也不例外，指相同一人。²²²

那麼，「《申曰兜本經》」的「兜」字是音譯，抑或如同智昇所說，是「兒」義？欲解決這問題，不妨先理解音寫的第一類和第二類差別何在。所謂中古印度方言的寫法，對應的音祇有“Śrīgup”或“Sirigut”，沒有後尾“ta”的音²²³；而梵語的寫法則是對應 Śrīgupta 或 Sirigutta。有關上述第二類的寫法，“ta”皆作「多」。筆者查其他的語詞，雷同的有“Devadatta”漢譯作「提婆達多」或「提婆達兜」。²²⁴又，「兜調」、「兜羅」、「都提」譯自“Todeyya”²²⁵、「兜率哆」、「兜率陀」譯自“Tusita”²²⁶、「迦維羅衛兜」譯自“Kapilavatthu”²²⁷、「兜沙」譯自“Dasa”。足見「多」和「兜」是互通的——“t”（清音無氣），“th”（清音送氣），“d”（濁音無氣）都是相同舌尖音。因此，這裡可以判斷「《申曰兜本經》」的「兜」字是音寫。換句話說，「申曰兜」反映出古印度梵音的寫法，並非智昇所理解的「兒」義。²²⁸其實，倘若譯者要翻譯「兒子」的意思，一般會譯作「子」。²²⁹再說，以目前藏經裡經題用「兒」字僅有二部咒語經——《佛說咒小兒經》、《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》，足見「兒」字充作經題是罕有的事。²³⁰

「申曰兜」和「申曰」既是相同一人，但現行藏經裡的「《申曰兒本經》」及《經律異相》收錄同樣的經文，卻未見有「申曰兜」的名稱，祇有「申曰」。依一般實況而言，經題的名稱與內文是相呼應的。然而，「《申曰兜本經》」卻與眾不同，難道因為如此，費長房纔會在「《申兜本經》」底下夾注「或《申曰》」²³¹，而智昇則直接將「兜」改為「兒」嗎？看來，古德有留意到這不尋常的經題。也許，《申曰經》經群（可擬構為*Śrīgupta Sūtra）的確曾經有一個譯本，題為《申曰兜本經》或《申曰兜經》，但不是現行藏經 T 14.536 原來的經名。這意味著 T 14.536 自僧祐以來就掛錯了經名，其正名實為《申曰經》。²³²質言之，無論是 T 14.535 或 T 14.536 經題正名一樣作《申曰經》。

四、結語

總結以上的考察，現行藏經 T 14.536 所收錄《申曰兜經》，經本相同於最初僧祐所見，而《申曰經》則不然。因此，不能單就今藏裡的《申曰經》來評議《開元釋教錄》記錄錯誤。換句話說，日人林屋友次郎誤解了《開元釋教錄》，他對二經經本位置的研究成果自然就不能成立。至於二經的經題，恐怕文獻上都有待修正。此外，二經的譯者仍有爭議。留待下文詳加討論。

注釋

- * 本文所引《磧砂藏》、《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》、《高麗藏》、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、《敦煌寶藏》（簡稱分別為 Q、L、K、T、D）、《法寶總目錄》皆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版本，《金藏》（簡稱 J）即《中華大藏經·漢文部分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（西元 1987 年 10 月第一版一刷），《房山石經》（簡稱 F）採用中國佛教協會新編版（北京，華夏出版社，西元 2000 年 5 月第一刷）。原則上引用時依序標冊碼、經編號、頁碼、欄次、行碼。筆者撰寫時未能直接參考的版本，若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勘勘注有異文的記錄，在轉載引用時，除了《宮》、《宋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以代號 G、S、Y、M 外，其他則藉（T）來標明資料來源。
- ¹ 參 K 11.234.465a1-467b6、T 14.535.817c21-819b9。《申曰經》在藏經及經錄裡，其經題「曰」字皆誤寫為「日」。筆者為了方便讀者比對資料，在考證的過程仍然先依照目前的文獻記《申日經》，不過特別加上引號（「《申日經》」）表示該經名有待商榷。考證結果顯示之後，纔直接以正名（《申曰經》）取代舊有的文獻。此外，《申曰兜經》情況雷同，下文同樣先用引號（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）註明。
- ² 詳參林屋友次郎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（東京，株式會社開明堂印，東洋文庫發行，西元 1945 年 3 月）第 410-435 頁、拙著《〈申曰經〉研究·當代研究成果述要》（臺北，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，民國九十一年七月）第 3-6 頁。
- ³ 根據王重民先生的考察，收錄於敦煌寫本伯三七四七號《佛經目錄》是《歷代三寶紀》卷十五所謂「《眾經別錄》二卷，未詳作者，似宋時述」（見 K 31.1055.609b21、T 49.2034.125b28）的殘卷（參潘重規《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》〔收於《敦煌學》第四輯，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出版，西元 1979 年 7 月〕第 73 頁）。接著，高明道先生考證斯二八七二號，是相同一部現存最早的經錄（撰於《安錄》後、《祐錄》前）——《眾經別錄》的殘卷（參高明道《〈如來智印三昧經〉翻譯研究》〔臺北，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七十二年七月〕第 53-55 頁注 24）。但是，譚世保先生相當質疑《眾經別錄》的編者，認為並非如《長房錄》所記那樣，而是費長房自己杜撰；至於以上二分殘卷，「應是唐以後人為仿冒偽《眾經別錄》篇目而撰的劣作。」（見譚氏《漢唐佛史探真》〔廣東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，西元 1991 年 6 月初版一刷〕第 125-138、197-220 頁。）由於譚先生對上述的議題推論失之偏頗，這裡筆者不採取其結論。
- ⁴ 根據《歷代三寶紀》的資料，《眾經別錄》二卷的分類是：「卷上：《大乘經錄

第一》、《三乘通教經錄第二》、《三乘中大乘經錄第三》；卷下：《小乘經錄第四》、《篇目本闕第五》、《大小乘不判錄第六》、《疑經錄第七》、《律錄第八》、《數錄第九》、《論錄第十》。」見 K 31.1055.609b21-c18、T 49.2034.125b28-c16。

⁵ 見潘重規《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》第 73 頁。

⁶ 見 D「斯二八七二號」24.210a5、「伯七四七號」130.337b9、高明道《〈如來智印三昧經〉翻譯研究》第 53-55 頁注 24。另，潘氏《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》第 69 頁記有《日光童子經》，文中「日」字恐怕是「月」的筆誤。

⁷ S、Y、M 本無「子」字。見 T 55.2145.6 注 28。

⁸ 見 K 31.1053.291c4、T 55.2145.6c28。

⁹ 見 K 31.1053.292c10、T 55.2145.8a4。

¹⁰ 見 K 31.1053.293b16、T 55.2145.8c12。

¹¹ 《出三藏記集·新集異出經錄第二》：「異出經者，謂¹⁸胡本同，而漢文異也。梵書¹⁹復隱，宣譯多變。出經之士，才趣各殊——辭質、文；意或詳、略，故²⁰令本一末二，新舊參差。若國言訛轉，則音字楚、夏；譯辭格礙，則事義胡越。豈西傳之踏駁，乃東寫之乖謬耳！……今並條目列²¹入，以表同異。」（見 K 31.1053.299a22-b9、T 55.2145.13c22-28、注 18 胡=梵 Y、M；注 19 復=複 S、Y、M；注 20 令=今 S、Y、M；注 21 入=入 S、Y、M；「辭」K 作「辭」；「格」T 作「格」；「踏駁」T 作「駮駁」；「並」T 作「竝」）。

依僧祐的標目看來，這一項是他就重譯本歸類。其中，雖說《賢劫經》、《樓炭經》、《微密持經》、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、《本業經》、《超日明經》、《普門經》、《阿闍世王經》、《阿差本經》、《方等尼洹經》、《長阿鎧經》等，均為「一經二人異出」，但是檢視僧祐前面的記錄，會發現這些經群各有一人所出，僧祐未見經本——如：鳩摩羅什《新賢劫經》「今闕」、佛馱跋陀《新微密持經》「闕」、釋法顯《長阿鎧經》「梵文未譯」……（見 K 31.1053.299c17-301a5、291b20、293b19-22、c17、295c8、296c7-17、22-297a14、T 55.2145.14b2-15a26、6c17、8c17-27、9a29、10c22、11c16-20、12a4-19。）

再者，僧祐說：「《禪經》——鳩摩羅什出《禪經》四卷、《禪法要解》二卷，佛馱跋陀出《禪經》二卷，曇摩蜜多出《禪法要》二卷、《五門禪經要用法》一卷，沮渠安陽侯出《禪要秘密治病經》二卷，右一經，四人出。」（見 K 31.1053.300b6-8、T 55.2145.14c10-12）然而，根據僧叡《關中出〈禪經〉序》：「究摩羅法師……尋蒙抄撰眾家禪要，得此三卷。初四十三偈是究摩羅羅陀法師所造，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。其中五門是婆須蜜、僧伽羅叉、漚波崛、僧伽斯那、勒比丘、馬鳴，羅陀禪要之中，抄集之所出也。六覺中

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，以釋六覺也。初觀姪、悲、癡相及其三門，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。息門六事，諸論師說也。菩薩習禪法中，後更依《持世經》益《十二因緣》一卷。《要解》二卷，別時撰出。」以及慧遠《廬山出〈修行方便禪經〉統序》：「如來泥曰未久，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，末田地傳舍那婆斯……其後有優波崛，弱而超悟……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。……今之所譯出，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。其人西域之俊，禪訓之宗，搜集經要，勸發大乘。」（見 K 31.1053.363b7-365a1、T 55.2145.65a19-66a23）鳩摩羅什出《禪經》、《禪法要解》、佛馱跋陀出《禪經》（參 T 15.614.269c27-286a12、616.286b16-297c13、618.300c18-325c3）均為「西方聖賢所撰」。沮渠安陽侯《禪要秘密治病經》（參 T 15.620.333a7-342b4）、曇摩蜜多《禪法要》、《五門禪經要用法》（參 T 15.619.325c6-333a2）雖類別相同「西方聖賢所撰」，但內容卻有出入。顯然，僧祐所謂「異出經」的概念不是十分明瞭。

又，另一個條目說：「《譬喻經》——安世高出《五陰譬喻》一卷，竺法護出《譬喻三百首經》二十五卷『無別題，未詳其名』，釋法炬出《法句譬喻》六卷，求那毘陀出《百句譬喻》十卷，康法邃出《譬喻經》十卷，右一經，五人出。」（見 K 31.1053.300b13-15、T 55.2145.14c16-19）檢視僧祐前面的資料，註明竺法護《譬喻三百首經》二十五卷為「今闕」，康法邃《譬喻經》乃「抄集眾經」（參康法邃《譬喻經序》：「譬喻經者，皆是如來隨時方便四說之辭……如今所聞，億未載一，而前後所寫，互多複重。今復撰集，事取一篇，以為十卷。」《百句譬喻經記》出經前記：「永明十年九月十日，中天竺法師求那毘陀出修多羅藏，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，聚為一部，凡一百事。天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，為新學者撰說此經。」見 K 31.1053.294a7、c13-15、368c11-369a2、T 55.2145.9b22、10a21、68c16-28）。足見，這一項裡頭的經本，有的是「闕本」、有的是「西方聖賢所撰」或「此方諸德抄集」，內容差異（參安世高《五陰譬喻》T 2.105.501a5-c3、釋法炬《法句譬喻》T 4.211.575b15-609b21），豈能視為「同本異譯」。難怪智昇在評論《出三藏記集》時提出：「《異出經論錄》中但名目相似，即云『重譯』，而不細料簡，大小混雜，誤也。」見 K 31.1062.1111c6-7、T 55.2154.575a5-6。

12 見 K 31.1053.300a18、T 55.2145.14b27。

13 見 K 31.1053.303a7、T 55.2145.16c24。

14 見 K 31.1053.303a8、T 55.2145.16c25。

15 見 K 31.1053.304a10、T 55.2145.18a4。

- ¹⁶ 見 K 31.1053.304b15、T 55.2145.18b20。
- ¹⁷ S、Y、M 本無「一」字。見 T 55.2145.18 注 9。
- ¹⁸ 即《鉢呌沙經》一卷、《法海經》一卷、《失利越經》一卷、《分身舍利經》一卷、《以身施餓虎經》一卷、《悉曇慕》二卷、《吉法驗》一卷、《口傳劫起盡》一卷、《仕行送大品本末》一卷、《律解》一卷、《打毬稚法》一卷。
- ¹⁹ 「未」，M 本作「末」。見 T 55.2145.18 注 10。
- ²⁰ 見 K 31.1053.304b19-20、T 55.2145.18b28-29。《失利越經》是十一部經中的其中一經。
- ²¹ 見 K 31.1053.314b13、318b8、T 55.2145.27a26、32a2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出三藏記第四卷》：「『日兜』上于月反，下人支反。正作『兒』也。申日是父，『兒』此長者子也，即尸利 多是者也。《大集經》作由越。」K 35.1257.431b5-7。
- ²² 見 K 31.1053.318b9、T 55.2145.32a3。
- ²³ 見 K 31.1053.320c8、T 55.2145.34c17。
- ²⁴ 道安在編錄時曾提到：「此土眾經，出不一時。自孝靈光和已來，迄今晉康寧二年，近二百載。值殘出殘，遇全出全，非是一人，難卒綜理，爲之錄一卷。」（見 K 31.1053.326a2-5、T 55.2145.40a1-3）。呂澂先生認爲：「他的經錄通稱爲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乃是後人依其說明而給於取的名字。原來的題名如何，不詳。」見氏著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》（臺北，天華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五刷）第 70-71 頁。
- ²⁵ 僧祐云：「爰自安公，始述名錄。銓品譯才，標列歲月，妙典可徵，實賴伊人。」見 K 31.1053.290a22-23、T 55.2145.5c2-3。
- ²⁶ 參上注 18、20。僧祐將晚集所得（不是出自《安公注經錄》）十一部經安插到《新集安公失譯經錄》末尾，之後附夾注交代其來源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二個地方也特別說明這十一部經不是出於《安公注經錄》。一、序文說：「尋《安錄》，自《修行本起》訖於《和達》……。」二、在十一經（《鉢呌沙經》）前記：「《和達經》一卷『《安公大錄》訖於此。』（「大」，S、Y、M 作「本」）」不過，古來智昇似乎沒有留意到僧祐三次所做的交代，而誤判爲：「《失利越經》，《僧祐錄》云：『《安公錄》中失譯經。』今附西晉錄。」（見 K 31.1062.1181b13-14、T 55.2154.630a23-24）；現代學者林屋氏不料重蹈覆轍，將《失利越經》視爲《道安錄》的資料（參氏著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第 414、434 頁）。《失利越經》嚴格地講應該附在劉宋錄。
- ²⁷ 這部目錄是法經等二十位大德所撰，於此以「法經」爲代表，並簡稱《法經錄》。見 K 31.1055.580a17-18、1062.1073c17、T 49.2034.105c4-6、

55.2154.550c3。

28 「月」，S本作「日」。見T 55.2146.115注22。

29 見K 31.1054.435c3、T 55.2146.115c26。

30 S本在「竺」字前面有「沙門」一詞*（見T 55.2146.115注17）。這裡「晉*世」中的「*」符號，依《大正藏》校勘者之前的寫法，明顯地此處的「*」符號，放錯位置。

31 S、Y、M本，在「卷」字後面有「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譯」（見T 55.2146.119注3）。筆者稍為對照本錄K本其他失譯經的記錄，發現S、Y、M本部分加上譯名。而這些署名無疑是參考刊本補給，使得本錄失去原貌。因此，這裡不取三本的資料。詳參K 31.1054.437b1、11、17、438a10、13、22、b11、23、439a15、17、b12、c3-5、449a16、468c2、471a9、T 55.2146.117注9、13、14、118注1、2、5、9、12、119注1-3、5-7、128注3、144注11、146注11；T 12.382.988c26、15.637.518b6、14.462.466b8、17.814.781c6、14.576.949a25、17.822.846a6、808.754a6、15.587.62a28、14.526.800c11、528.803a11、536.819b28、564.915b6、562.913b18、563.914b15、15.618.300c21、32.1673.748a11、51.2108.857a7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眾經目錄第一卷》：「『申曰』音越。『申曰兜』下音兒。申曰是父，兒是彼長者子也。《大集經》作申越，即尸利毬多長者也。」K 35.1257.442b13-15。

32 見K 31.1054.439b10-14、T 55.2146.119a21-25。

33 查現行藏經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（T 3.169.411a8-c27），內容一開頭記述佛陀為月明童男開示菩薩四願，接著強調說如果比丘有病，應當不惜肌肉而施藥，令得安穩。佛陀舉例自己過去身為太子智止時，就是那樣割肉布施病比丘。最後，佛陀囑咐弟子：「如來饒益於世間不可計量，積累功德，欲度一切故。菩薩大士行皆如是。」依此經經旨及譯文「月明童男」、「月明童子」、「菩薩……三昧」看來，在在可以證明該經與劉宋《眾經別錄》（支謙《佛說月明菩薩經》明願為宗）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（支謙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名《月明童男經》，一名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）所記的經目吻合。

另外，再檢視現行藏經收錄的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（T 14.534.815a4-817c17），內容主要敘述申曰聽信外道的惡言，設火坑、持毒飯害佛。申曰的兒子月光不希望父親造惡受罪，便前來規勸——月光先稱讚佛陀的功德，接著說過去天魔等嘗試各種方法欲毀佛道都不成功，佛陀具有威力足以化解一切阻礙，何況今日父親所做，徒然自毀。——可惜申曰執迷不悟。佛陀憐憫申曰而接受供養，並自念：「今受申曰之請不與常同，當放威

神感動十方……。」世尊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，令受苦者皆得安樂。此外，佛亦化火坑為蓮池、毒飯為百味。申曰見後心生惶恐，慚愧地向佛求懺悔，並請問佛陀既是悲憫眾生，為何不阻止自己的惡行，難道佛陀沒有預料這件事的發生嗎？佛陀回答過去蒙定光世尊授記時，已經知道未來會有長者申曰等人害己身，而這正是佛來教化眾人的時機。佛陀為眾人說法，申曰即得不退轉，且欣然讚嘆佛陀的神力不可思議。綜觀上述的經旨，的確與劉宋《眾經別錄》所記「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以佛現不思議為宗」相符；不過，依其譯文來說，卻是與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所記「《月明童子經》」有出入，僅僅與「一名《月光童子經》」一致——經文祇出現「月光」，完全沒有「月明」這樣的名稱。雖然如此，這裡還是可以斷定《眾經別錄》的編者和僧祐所見到其中一個經本（《月光童子經》）是相同的。

以上確定現行二經與《眾經別錄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的記錄一致，且瞭解二經的經旨後，接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即二經各有不一樣的故事。眾所周知，故事性的典籍往往深受弘法者與大眾的愛載而得以廣泛流通。依經錄的記載，確實有兩部「經抄本」以上述二經故事主角來命名——《太子智止經》一卷（闕）、《申越長者悔過供佛經》一卷「出《大集經》」（參 K 31.1053.304c21、313a6、1062.1032a23、972b15-16、1211a3-4、T 55.2145.19a12、25c25、2154.522c28、481c19、652b7）。雖然前一個本子自道安以來已經佚失，而後一個本子即相同的故事，卻出處不相符，似乎難以證明什麼。不過，再看祖師們的著作：

- (1) I. 梁寶唱《經律異相·行菩薩道諸國太子部·智止以血肉施病比丘》「出《月明菩薩三昧經》」。見 Q 28.1073.824b5-20、L 110.1465.482b6-483a6、J 53.1141.114b9-c4（廣勝寺本）、K 30.1050.1050b9-c4、T 53.2121.163b19-c5、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759b14-16。D、F 未收。
- II. 唐道世《法苑珠林·慈悲篇·國王部》「如《佛說日明菩薩經》云」（內容與《經律異相》所載相似）。見 Q 32.1113.240c19-241a3、L 124.1532.564b6-565a5、J 72.1667.222a3-19（《麗藏》本）、K 39.1406.964a3-19、T 53.2122.776b12-27。D、F 未收。當中經題「《月明菩薩經》」的「月」字，諸藏皆作「日」字，恐怕是道世筆誤。
- III. 宋惟白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·月明菩薩經》：「佛為說在家布施法，聞已悟解。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670c25-26。
- IV. 宋王古《大藏聖教法寶標目·月明菩薩經》：「右佛為月明菩薩說施法，及說佛昔為智止太子，以血肉施病比丘事。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

2.38.806a5-7。

V. 明智旭《閱藏知津·佛說月明菩薩經》：「佛在耆闍崛山爲月明童男說法施、飯食施，常當發四願，及說過去智止太子以身肉療比丘病，即是世尊往昔施行。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3.74.1078c12-16。

(2) I. 梁寶唱《經律異相·得道長者部·申日爲佛作毒飯、火坑，自皆變滅》「出《申日兜本經》（《月光童子經》的異譯本）」。見 Q 28.1073.851c19-852a18、L 110.1465.561a2-562a1、J 53.1141.174a11-b23（廣勝寺本）、K 30.1050.1090b11-c23、T 53.2121.190a22-b23、14.536.819b27-820b7、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759b27-29。D、F 未收。

II. 唐道世《法苑珠林·十惡篇·邪見部》、《諸經要集·十惡部·邪見緣第十》「《月光童子經》亦名《佛說申日經》云」。見 Q 32.1113.327b24-c12、29.1075.200b20-c8、L 124.1532.831b14-832b2、125.1533.807b5-808a8、J 72.1667.416c23-417a22（《麗藏》本）、53.1143.748b2-c1（廣勝寺本）、K 39.1406.1101a23-b22、31.1052.212c2-213a1、T 53.2122.871c24-872a13、54.2123.145c28-146a19。

III. 宋惟白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·月光童子經》：「父申日長者事外道，同六師作計，家中設火坑請佛。月光勸父，莫作此惡，父亦不從。佛已知之，與諸大眾受供，先現神變，火坑變成花池，污食化爲美食，勝妙也。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649b28-c3。

IV. 宋王古《大藏聖教法寶標目·月光童子經》：「說童子父名申日信奉外道，以火坑、毒食試佛。童子諫父，佛爲降伏，受度事。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2.38.794c8-13。

V. 明智旭《閱藏知津·佛說德護長者經》：「佛住耆闍崛山，外道嫉妬，勸德護（筆者按：「申曰」的義譯）長者於七種門各作火坑，復以毒藥置飲食中，請佛應供。……《佛說月光童子經》與上經同」見《法寶總目錄》3.74.1079b4-20。

同樣可以理解二經的故事切實受到注目，成了膾炙人口的教材。有關申曰害佛的典故，在他經皆有提到。詳參拙著《〈申曰經〉研究》第2頁及注4-24。總結上文的分析，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、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二經宗旨、故事截然不同，無法視之爲「同本異譯」。也許法經留意到這點，便將二經歸到不同的項目裡，智昇看法亦然（參 K 31.1062.1148b1-4、T 55.2154.604b14-16）；那麼，爲什麼僧祐說成「同本異譯」？筆者推測，可能的原因有三：

- 一、就經題來看，依僧祐的記錄，二經各有一個共同的經題「《月明童子經》」，既然名目相似，於是順理成章歸回「重譯」。
- 二、就譯文來說，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裡提到「一者、常持是三昧，二者、常護是三昧，三者、常誦是三昧。……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求度世苦者，當發無上正真道意，誦習是三昧。」（見 T 3.169.411b22-23、c25）；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裡出現「我乃尔時得明慧三昧……」（G、S、Y、M 本作「慧明」。見 T 14.534.817b15 及注 30）。顯然，二經都談到「三昧」。
- 三、就人物而言，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都出現「申曰」和他的兒子「月明」或稱「月光」（前一經是佛陀對月明開示；後一經是佛陀對申曰開示）。

假設果真如是，又出現另一個問題，這樣的抉擇與僧祐自身所述「異出經」的概念相互牴牾（參上注 11）。因此，本文依法經等人的看法，視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為「一譯本」。換言之，這一經與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經群無關，下文不就此經多論述。

- 34 依僧祐的記載，道安最初登錄竺法護《月明童子經》、失譯《月光童子經》分別為二個經本。而這裡法經認為二經其實是相同的一經，所以祇收錄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，附注「一名《月明童子經》」。換句話說，道安先前記載的失譯《月光童子經》，法經不再收錄。而往後的經錄都承襲這樣的作法，大家不談失譯《月光童子經》了。有關這一點，學者林屋友次郎相當質疑，認為《道安錄》的資料是前代經錄中最具有權威的，怎麼會輕易給刪除，是否隋代以後的經錄學家有他們的理由。林屋氏推測，也許《安公失譯經錄》裡的《月光童子經》與「《申日經》」內容相同，或說失譯《月光童子經》就是「《申日經》」的解釋。再具體地說，可能《安公失譯經錄》裡原本在「《申日經》」附有夾注「一名《月光童子經》」或「與《月光童子經》同本異譯」。可惜道安的記錄，猶如僧祐所說：「注目經名撮題兩字，且不列卷數。行間相接，後人傳寫，名部混糅。且朱點為標，朱滅則亂。」「《申日經》」底下的夾注或許這樣被磨滅了，導致後人誤以為二經是不同的經。其實，「《申日經》」的記載恐怕還有混亂的地方，如夾注「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」是不適當的（見林屋友次郎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第 416-417、429 頁）。林屋氏上述的看法，也許受到唐代經錄的啓示，但卻與自身的結論相抵觸——「《申日經》」應是現在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應是現在的「《申日經》」，顯示出前後矛盾。
- 35 例如僧祐記：「安世高《安般守意經》一卷『安錄云：《小安般經》』、《本相猗致經》一卷『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』，支識《阿闍世王經》二卷『安公云：

出《長阿含》。舊錄《阿闍貫經》。』法經祇記：「安世高《安般守意經》一卷、《本相猗致經》一卷，支讖《阿闍世王經》二卷。」見 K 31.1053.290b22、c20、291a16、1054.449a23、450b4、437a21、T 55.2145.5c22、6a27、6b17、2146.128a18、129a14、117b4。

- 36 這兩種想法都有可能：一、因為安公所說的《中阿含經》本已經失傳，而法經見到的是第二個譯本，也就是現存藏經裡所收，出自東晉僧伽提婆譯的本子。雖然法經在《眾經目錄》裡有收入兩個《中阿含經》譯本（見 K 31.1054.450a15-16、T 55.2146.129a2-3），但是卻沒有註明存或佚。不過，從法經的記錄裡，可以知道他真正看到哪一個譯本。在舉證之前，先回顧僧祐的記錄：「僧伽提婆《中阿含經》六十卷，與曇摩提所出大不同」（見 K 31.1053.295b17-18、T 55.2145.10c7-8）。法經在《眾經目錄卷第三·小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裡收錄二十九經，均出自《中阿含》（參 K 31.1054.450c20-451b4、T 55.2146.129b28-130a3）。另外，《眾經目錄卷第四·小乘修多羅藏錄·別生》裡也收錄四十經，出《中阿含經》（見 K 31.1054.456b6-457a1、T 55.2146.133c22-134b11）。法經細心地校讀，在經題下一標上出自第幾卷。依照法經的記錄，再對照現藏裡的《中阿含經》，大部分可以找到對等的經。當中還有二部經，出自卷六十。這證明法經看到的《中阿含經》是僧伽提婆的譯本，而不是曇摩難提出五十九卷的本子。其次，依據法經《眾經目錄》的分類，「修多羅藏」分為「大乘」與「小乘」，各別再分六個單元：「一譯」、「異譯」、「失譯」、「別生」、「疑惑」、「偽妄」。「《申日經》」若是出《中阿含》，且失譯，按理要放到《小乘修多羅藏》「失譯」或「別生」裡。但是法經沒有這樣做，莫非他另有考量。
- 37 見 K 31.1054.474b10-12、c14、T 55.2146.149a2-4、24。又參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（臺北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壹九版）第 272 頁，作者評論本錄說：「余更就其體例論之，則不合理者，尙有四焉：『僅著譯人時代，而未詳記年、月、日，一也。僅據諸錄抄目，卻又沒其出處，二也。未見原書，不分存佚，三也。同類排列，不依時代先後，不彙一人所出於一處，卻又別無排列秩序之定理，四也。』」
- 38 例如出處的考證，僧祐記：「《漏分布經》、《四諦經》『安公云：上二經，出《長阿含》』，而法經則修正為：「右是《中阿含》別品異譯」（見 K 31.1053.290c9、1054.450c20-21、451b4、T 55.2145.6a8-9、2146.129b28-29、130a4、1.57.851b27-853c16、32.814b9-816c28）。有關這項記錄，智昇直率地說：「《漏分布經》『出《中阿含》第二十七卷』，異譯。見《朱士行漢錄》及《僧祐錄》。

『安公云：出《長阿含》』者，或誤也。《四諦經》『出《中阿含》第七卷』，異譯。見《僧祐錄》。『安公云：出《長阿含》』者，或誤也。」見 K 31.1062.969b13-18、T 55.2154.479c2-6。

39 以下簡稱《長房錄》。

40 見 K 31.1055.513b16-17、T 49.2034.57b22。

41 見 K 31.1055.514c11、T 49.2034.58b20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開皇三寶錄第五卷》：「『申日』音越。」K 35.1257.446a3。

42 G、S 本在「日」後面有「申日」二字。見 T 49.2034.62 注 28。

43 見可洪《音義·開皇三寶錄第六卷》：「『申日兜』如支反。正作『兜』，『兒』二形也。申日是父，兒是此長者子。」K 35.1257.446b5-6。

44 見 K 31.1055.521a8-9、T 49.2034.62c24。夾注裡，費長房列出「《申日兜》」、「失利越」兩個經目，接著說「等三經，同本異譯」，其數量如何計算，實在令人費解。也許，宋代刻藏者對此項記錄亦感到困惑，於是補上「《申日》」的經目以湊數（參上注 42）。不過，假設核對《歷代三寶紀》其他地方——筆者祇找到一筆相似的記錄，「般若流支《阿難多目佉尼訶離陀羅尼經》一卷『與支謙《無量微密⁴¹持》、跋⁴²陀羅⁴³《無量門持》、功德直《無量門破魔陀羅尼》、《舍利弗陀羅尼》等五經，同本別出，異名。』」（見 K 31.1055.554a7-8、T 49.2034.86c9-11；注 41 T 本於「密」前有「跋」字，應當是衍字；注 42「持跋」，K、T 作「跋持」，茲從 G、S、Y、M、《聖》（T）本；注 43 K、T 於「羅」後有「尼」字，茲從 G、S、Y、M、《聖》（T）本。）可以看出編者所謂「等幾經」是包括正文的經目。果真如此，又會出現別的問題。有關這經群，費長房上述「等三經，同本異譯」與《入藏目》「上五經，同本別譯，異名」說法不相符。莫非作者這裡的夾注另有含意。

45 見可洪《音義·開皇三寶錄第十卷》：「『申兜』如支反。應言『申日兜』也。此中少『日』字也，廣如前釋。」K 35.1257.448c7-9。

46 「或」，G、S、Y、M 本作「或云」。見 T 49.2034.91 注 21。

47 見 K 31.1055.561a17、T 49.2034.91c10。

48 「隨」，G、S、Y、M 本作「隋」。見 T 49.2034.101 注 38。

49 見 K 31.1055.576a2-3、T 49.2034.102c15-16。

50 S、Y、M 本，「譯」後面有「錄」字。見 T 49.2034.109 注 12。

51 見 K 31.1055.587b18、T 49.2034.110c5。

52 見 K 31.1055.588a2、T 49.2034.110c27。查尋本錄，沒有看到《日明童子經》的經目出現。因此，筆者推測夾注裡「日」字是「月」的筆誤。在其他經錄，

同樣也沒有收錄一部名為《日明童子經》的經目。或許，「日」與「月」二字形近，導致版本上容易出現混淆的現象。參上注 28、下注 81。

53 見 K 31.1055.589c6-10、T 49.2034.112a6-8。

54 參上注 52。

55 費長房參考過其他經錄後，往往在夾注會註上出處，如「見《三藏記》」等，不過全書卻未見註有「見《法經錄》」。依《長房錄》的資料看來，特別是《入藏目》以及其對法經《眾經目錄》詳細的介紹文，可以判斷編者曾目睹該錄，甚至引用法經的說法。見 K 31.1055.610c12-611b18、580a16-b10、T 49.2034.126c11-127b27、105c4-19。

56 《歷代三寶紀》不幸留下諸多混亂的記錄，也許因為編者抄襲各家論說紛紜的經錄，自己又無暇辨識及篩選資料，導致一再呈現出不協調的行文。不單成了一本「雜記」，更為後人所詬病。如道宣批評之：「瓦玉雜糅，真偽難分，得在通行，闕於甄異。」見 T 50.2060.436b12-13。

57 筆者查尋《歷代三寶紀》，對於某些存有異名的經目，編者會夾注說明。如作：「或云」、「或直云」、「亦云」、「亦名」、「亦直云」、「一云」、「一名」、「《別錄》云」、「《舊錄》云」、「《吳錄》云」、「道安云」、「內題云」、「或作」（見 T 49.2034.50a5、22、b2、11、15、25、26、c6、51b6、c11、53a5、b28、71c18……）；假設編者依據的資料，對某些經題記載上有出入時，如字數不一等，編者則注：「《叉須賴經》一卷『一本無「叉」字，見《竺道祖》及《僧祐》等錄。』」、「《威革長者六向拜經》一卷『一作「威華」字』」（見 T 49.2034.56c12、71c18）。雖然編者以多樣化的方式書寫，但無疑是表達相同的概念。像這樣的夾注「或《申日》」祇出現一筆（另一筆也很特殊的寫法是「《無憂施經》一卷『阿闍世王女名』」見 T 49.2034.63b19 及注 16Y、M 本無夾注文。）筆者推測，也許這裡遺漏了「云」字，也有可能費長房有所警覺，該經題或許尚存異名，然而手上的資料卻沒有記錄到，為了顯明區別，僅注「或」字。假設後一個想法正確的話，宋代等刻藏者未免矯枉過正（參上注 46）。

58 林屋氏依據經錄、語言現象，判斷二經的譯者不是如費長房所說——支謙譯「《申日經》」、求那跋陀羅譯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——，那純粹是作者個人獨斷的看法。「《申日經》」可能是西晉或更早的失譯本。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也許是西晉或西晉以前的失譯本。費長房祇是隨意物色宋、齊時代的譯者，妄斷地添加。見林屋友次郎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第 419-420 頁。

59 由其夾注看來，可以推測編者手上有經本，始知該經是重譯本。另參下注 61。

60 智昇曾經指出：「余檢長房《入藏錄》中，事實雜謬。其闕本、疑偽皆編入藏，

竊爲不可。」見 K 31.1062.1113c7-8、T 55.2154.576c1-2。

- 61 雖然費長房在《入藏錄》前文裡提到：「合有五百五十一部……依眾錄判，附此大乘，未覲經身，猶懷惟咎，庶後敏達、賢智共同扇簸糠粃乎。」（見 K 31.1055.585b12-15、T 49.2034.109b3-6）不過，依其資料顯示，費長房曾經擔任大隋譯經師——如那連提耶舍和闍那崛多——部分譯著的筆受。因此，筆者推測至少隋代的經本，費長房手上是有的。參 K 31.1055.576a19-21、577b5-6、13-19、c12、T 49.2034.102c11-13、103b19-20、c3-4、10-12、104c7。
- 62 這部《眾經目錄》（T 55.2147.150a19-180b21）的編者，在現存經錄裡大多數記爲「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」，或前面添加「仁壽二年」（見 K 31.1062.1073c13、1173c16、1236a1-2、T 55.2147.150a20、2154.550b28、624b19-20、670c29、722b8）。唯有幾處稍微提到本錄參與者之一爲彥琮。如靜泰云：「又檢仁壽二年，翻經大德彥琮法師等奉勅新定《一切經目》五部……。」（見 K 31.1056.623a18-20、T 55.2148.189a6-8）、道宣《續高僧傳卷第二·釋彥琮》：「……仁壽二年，下勅更令撰《眾經目錄》。乃分爲五，例謂《單譯》、《重翻》、《別生》、《疑》、《僞》，隨卷有位，帝世盛行。」（見 T 50.2060.437b29-c3）、《開元釋教錄》根據《續高僧傳》的資料，記「沙門彥琮綜理裁定」（見 K 31.1062.1074a7-8、T 55.2154.550c13）。因此，這裡以「彥琮」爲代表，並簡稱《彥琮錄》。《彥琮錄》傳到唐智昇時尚有本，且入藏。之後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也有收錄。不過，它卻未見於《金藏》及《高麗藏》，而是保留在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龍藏》、S、Y、M 等。參 K 31.1062.1173b16-17、1272b15、T 55.2154.624b19-20、697b14、2157.1045c10、2147.150 注 1；J 54.1147.366b1-401c15（《宋磧砂藏》本）、Q 29.1079.497b1-527a15、B「岳六～十」176.249a1-398b10、L 120.1512.303a1-401a9。
- 63 靜泰《眾經目錄》（簡稱《靜泰錄》見 T 55.2148.180c2-218a13）——道宣撰《大唐內典錄》（西元 664 年）時也許未見此錄，所以沒有參考該資料；明佺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（西元 695 年）註有六筆記錄，均出《靜泰錄》（見 K 31.1061.805b6、810b19、816b15、878b11、885a2-4、T 55.2153.380c19、384b20、388b17、432b6、437a6-8）。不過，根據智昇《開元釋教錄卷第十·總括群經錄》（西元 730 年）的說法：「《眾經目錄》五卷『於《隋錄》內加獎譯經，餘皆無異。大唐大敬愛寺沙門靜泰撰。』右從《古錄》已下三十一家，諸錄之中雖皆備述，欲尋其本難可備焉。且列名題，知其有據。」（見 K 31.1062.1110c13、T 55.2154.574a29）。換言之，智昇不見此錄，當然就無法入藏。往後的經錄如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同樣沒有收入靜泰《眾經目錄》。因

此，《磧砂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龍藏》、S、Y、M 等未載可以理解，但是它怎麼會出現在《金藏》及《高麗藏》？（參 J 54.1148.404b1-458b6（廣勝寺本）、K 31.1056.612a1-657b6、T 55.2148.180 注 11。）檢視現存藏經所收的靜泰《眾經目錄》，似乎不是完整版。內文明顯有抄襲法經《眾經目錄》的字跡，而且在卷第四更是夾雜了法經《眾經目錄卷第四》「別生」、「疑惑」、「僞妄」的全文。如果依編者的分類，卷第四實際的內容祇有「疑僞」眾經，可見這裡頭部分是重復前一卷「別生」的內容。參 J 54.1148.405b7、c11、444b4-450c20、K 31.1056.613a7、b13、644c7-651a19、T 55.2148.181b6、c10、207b7-212c22（參照 J 54.1145.114b2-120c23、K 31.1054.456a3-462b23、T 55.2146.133b23-139a12）、J 54.1148.433a18-437b23、439b20-440b13、K 31.1056.635c18-639c17、641c14-642c7、T 55.2148.199c24-203b24、205a28-206a4。

- 64 見 K 31.1056.616a2、T 55.2147.151c22、2148.183c6。
- 65 《彥琮錄》，「月」前面有「佛說」二字。見 T 55.2147.158a24。
- 66 《彥琮錄》，「隋」前面有「大」字。見 T 55.2147.158a26。
- 67 見 K 31.1056.625a19-23、T 55.2147.158a24-27、2148.191b4-8。
- 68 S 本無「申曰……本」十一字。見 T 55.2147.176 注 1。
- 69 見 K 31.1056.652a11、T 55.2147.176a10、2148.213c12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眾經目錄第五卷》：「『日兜』上于月反，下如支反。」K 35.1257.451c14。
- 70 見 K 31.1056.652a12、T 55.2147.176a11、2148.213c13。
- 71 根據《長房錄》的記載，「《眾經目錄》七卷——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大德奉勅撰……日嚴寺沙門彥琮觀縷緝維，考校同異……。」（見 K 31.1055.580a16-21、T 49.1034.105c4-8）彥琮乃《法經錄》編輯部裡的成員之一。因此，《彥琮錄》呈現出的面貌與《法經錄》極相似，可以理解箇中的原委。
- 72 依《長房錄》的記載，「闍那崛多譯《佛本行集經》六十卷『開皇七年七月起手，十二年二月訖功。沙門僧曇、學士費長房、劉憑等筆受，沙門彥琮製序。』又譯《善思童子經》二卷『開皇十一年七月翻，九月訖。學士費長房筆受，沙門彥琮製序。』」（見 K 31.1055.577b5-61、18、T 49.1034.103b20-21、c9）顯然，彥琮和費長房不單相識，還一起參與過譯場的工作。另外，據彥琮《眾經目錄序》的記錄：「又勘古目，猶有闕本。昔海內未平，諸處遺落；今天下既壹，請皆訪取。」（見 T 55.2147.150b6-7）筆者推測，也許彥琮曾見過比他早五年完成的《長房錄》，但沒有採納其看法。另參上注 71。
- 73 S、Y、M 本無「或」字。見 T 55.2149.228 注 21。

- 74 見 K 31.1057.668c11、T 55.2149.228a22。
- 75 見 K 31.1057.669c6、T 55.2149.229a29。
- 76 見 K 31.1057.674b22、T 55.2149.233b29。S、Y、M 本記：「《月光童子經》與《申日》三經同本，小異。」見 T 55.2149.241a6。
- 77 見 K 31.1057.700b2、T 55.2149.259a24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大唐內典錄第四卷》：「『申兜』如支反。正作『兒』。」K 35.1257.454b3-4。
- 78 S、Y 本無「受」字^{*}。見 T 55.2149.275 注 4。
- 79 「尸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名」。見 T 55.2149.275 注 7。
- 80 S、Y、M 本，「者」後面有「經」字。見 T 55.2149.275 注 8。
- 81 又參 K 31.1057.720b9，記《月光童子經》。《大正藏》這裡「日」字恐怕是「月」的筆誤。
- 82 見 K 31.1057.720b8-9、T 55.2149.275a26。
- 83 見 K 31.1057.737b22。《大正藏》作「八卷」。可見，「卷」字是「紙」字的筆誤。
- 84 見 K 31.1057.737b19-c2、T 55.2149.289c6-11。
- 85 見 K 31.1057.738b13、T 55.2149.290b20-21。
- 86 見 K 31.1057.751c6、T 55.2149.303a6。
- 87 見 K 31.1057.753b22、T 55.2149.305a25。
- 88 見 K 31.1057.753c13、T 55.2149.305b20。
- 89 見 K 31.1057.754b13、T 55.2149.306b3。
- 90 見 K 31.1057.755a21、T 55.2149.307a28。
- 91 見 K 31.1057.755a23、T 55.2149.307b3。
- 92 見 K 31.1057.764a9-13、T 55.2149.316b22。
- 93 見 K 31.1057.764c17、T 55.2149.317a24。
- 94 參曹仕邦《中國佛教史學史——東晉至五代》(臺北，法鼓文化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初版)第 289 頁、K 31.1057.787c19-788a4、T 55.2149.338a13-26。
- 95 詳參曹仕邦《中國佛教史學史——東晉至五代》第 289-299 頁。
- 96 見《大唐內典錄》：「今總會群錄鳩聚結之，勘本則無，校目便有，恐後獲者據現錄無，便委棄之同於疑偽，是以尋閱古今諸錄，校定經本有無。有則依而入藏，無則題目擬訪。庶有同舟之士，懷斯而廣集云。尋群錄闕本其類繁多，試以現經校閱定錄，居然顯異。今欲列名廣示，且已備在前篇，紙墨易繁，終爲詞費，故略而不敘。必搜訪獲本，真偽莫分，或人代未明，可依錄檢歷，則名目顯然，是非斯決，故不勞備載。又隋代後錄皆連寫之，又可易

見。」K 31.1057.775a20-b9、T 55.2149.326a26-b7。

- 97 參李瑞良《中國目錄學史》（臺北，文津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初版一刷）第 136 頁。雖然《大唐內典錄》前五卷有抄襲《長房錄》的跡象，但是編者本身完全沒有引述資料出處來自《長房錄》。
- 98 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糅合前錄不同的記載，卻無法抉擇，導致記錄上前後出現一經二名，像這樣的情況不祇支謙《月明菩薩經》、《月明童子經》，還有竺法護《寶髻菩薩所問經》、《菩薩淨行經》，如下：

編者	各經錄的記載	藏經注腳	出處 (T)
僧祐	竺法護《寶 ²¹ 結經》二卷 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。 ²² 舊錄云《寶結菩薩經》， 或云《寶結菩薩所問經》。 永熙元年七月十四日出。	²¹ 結=髻 Y、M ²² （舊錄云《寶結菩薩經》）八字— S、Y、M	55.2145.7c9-10
法經	竺法護《寶髻菩薩經》二卷 是《寶髻菩薩品》，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。 晉永熙年譯。		55.2146.120a8
費長房	竺法護《寶髻菩薩所問經》二卷 《大集》，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。舊錄云《寶 ¹⁸ 髻經 ¹⁹ ，見《鬚道真錄》。 泰熙元年七月十四日出。	¹⁸ 髻=結 G、S ¹⁹ （見鬚道真錄） —G、S、Y、M	49.2034.62b15-16
彥琮	竺法護《寶髻菩薩經》二卷 是《寶髻菩薩品》 ¹ ，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。 晉永熙年譯。	¹ （一名……經） 七字—S	55.2147.159b15-16
靜泰	竺法護《菩薩淨行經》二卷 四十八紙 是《寶髻菩薩品》，一名《寶髻菩薩經》。 晉永熙年譯。		55.2148.189c22-23
道宣	竺法護《寶髻菩薩所問經》二卷 《大集》，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。舊錄云《寶結經》。 泰熙元年七月十四日出。		55.2149.233a22-23、 240c8

	竺法護《菩薩淨行經》二卷 四 ⁴ 十紙 是《寶髻菩薩品》，一名《寶髻菩薩經》。 晉永熙年譯。	⁴ 十+（八）S、Y、 M	55.2149.286a13-14、 306 c10
	竺法護《寶結菩薩經》 ⁷ 一卷 四十八紙 抄《寶結品》，一名《菩薩淨行》。	⁷ 一=二 S、Y、M	55.2149.286a29-b1
明佺	竺法護《寶 ⁷ 結菩薩所問經》二卷 四十八紙 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，是《大集·寶髻品》。 出《長房錄》。太熙年。	⁷ 結=髻 S、Y、M	55.2153.383b1-3、 461a16
智昇	竺法護《寶髻菩薩所問經》二卷 四十八紙 一名《菩薩淨行經》，舊錄直云《寶髻經》。是 別譯，《大集·寶髻品》。 太熙元年七月十四日出。 見《道真》、《僧祐》二錄。今入《寶積》當四 十七會。		55.2154.493b22-25、 586b9-14、 665c22-23、698 a24

《大唐內典錄》裡諸多誤點，智昇已一一提出（詳參 K 31.1062.1116a6-b10、T 55.2154.578b5-26）。足見，道宣預想撰寫一部完善的經錄，可惜書中舛誤甚多，似乎無法超越前人。

⁹⁹ 以下簡稱《大周錄》。

¹⁰⁰ 「月明童男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明月童子」。見 T 55.2153.394 注 12。

¹⁰¹ 這一經譯出的年代，依法經、彥琮、靜泰及道宣的記錄都記「黃武年」。見 K 31.1054.435c3、1056.616a2、1057.738b13、T 55.2146.115c26、2147.151c22、2148.183c6、2149.290b20-21。

¹⁰² S、Y、M 本無「與申…紙」二十七字。見 T 55.2153.394 注 14。

¹⁰³ K、T 本作「兒」，茲從 S、Y、M 本作「兜」（見 K 31.1058.825b14、T 55.2153.394 注 15）。這裡取「兜」字比較協調，因為編者在其他地方記錄都用「兜」（見 K 31.1058.825b11、17、893a22、T 55.2153.394b18、23、443a24），看來不會祇有一處改為「兒」字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第四卷》：「『日兜』上于月反，下如支反。正作『兒』。」 K 35.1257.459b11-12。

¹⁰⁴ S 本無「一名……經」九字。見 T 55.2153.394 注 16。

¹⁰⁵ S、Y、M 本無「與申……譯」十五字。見 T 55.2153.394 注 17。

- ¹⁰⁶ 見 K 31.1058.825b9-22、T 55.2153.394b16-18。
- ¹⁰⁷ 見 K 31.1058.860c10、T 55.2153.419c25。
- ¹⁰⁸ 見 K 31.1058.892b10、T 55.2153.442b21、448a23。
- ¹⁰⁹ 見 K 31.1058.893a22、T 55.2153.443a24、449a13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第十二卷》：「『日兜』上于月反，下人支反。」K 35.1257.461a3。
- ¹¹⁰ 見 K 31.1058.893b1、T 55.2153.443a26、449a15。另，S、Y、M 本於《失利越經》一卷之後收有《月明童子經》一卷。見 T 55.2153.449a16。
- ¹¹¹ 此小標依 S、Y、M 本記，K 本無。見 T 55.2153.445b6、451c24。
- ¹¹² 「曰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日」。見 T 55.2153.453a4。
- ¹¹³ 見 K 31.1058.897b17、T 55.2153.446b28、453a4。
- ¹¹⁴ 見 K 31.1058.899b8-9、T 55.2153.448a12。
- ¹¹⁵ S、Y、M 本無「或云……經」七字。見 T 55.2153.463 注 16。
- ¹¹⁶ S、Y、M 本無「一名……經」七字。見 T 55.2153.463 注 17。
- ¹¹⁷ 「兜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兒」。見 T 55.2153.463 注 19。
- ¹¹⁸ 見 K 31.1058.906a8-12、T 55.2153.463b26-c1。
- ¹¹⁹ 見 K 31.1058.912b19、T 55.2153.468c15。
- ¹²⁰ 智昇評：「其《申日》或在小乘藏中……編在彼中，亦將誤也。」（見 K 31.1062.1138c9-10、T 55.2154.596b14-16）類似這樣的例子，將大乘經誤為小乘經，或小乘經視為大乘經等，在《大周錄》裡不勝枚舉，難怪智昇會說：「雖云『刊定』，繁穢尤多；雖見流行，實難憑准。」《大周錄》會出現諸多的瑕疵，據智昇的說法，主要原因是：「當刊定此錄，法匠如林，德重名高，未能親覽，但指搆未學，令緝撰成之。中間乖失，幾將太半，此乃委不得人，過在於能使也。」見 K 31.1062.1098a4-5、1117b3-5、T 55.2154.565c13-14、579a17-19。
- ¹²¹ S、Y、M 本無「錄」字。見 T 55.2154.595 注 2。
- ¹²² 「日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日字」。見 T 55.2154.596 注 5。
- ¹²³ 參 K 31.1062.1138c3。「二譯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三譯」（見 T 55.2154.596 注 6）。這裡「二」恐怕是「三」的筆誤，因為智昇記錄《失利越經》為西晉末的失譯本，列為第二出。那麼，求那跋陀羅譯出的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就是第三出。
- ¹²⁴ 見 K 31.1062.1138b23-c10、T 55.2154.596b5-16。
- ¹²⁵ 見 K 31.1062.1148b1-4、T 55.2154.604b14-16。
- ¹²⁶ 見 K 31.1062.1181b16。《大正藏》作《月光童子經》，查《開元釋教錄》沒有《月光童子經》。這裡「童」字恐怕是「童」的筆誤。見 T 55.2154.502c10。

- ¹²⁷ 見 K 31.1062.1181b13-17、T 55.2154.630a23-26。
- ¹²⁸ 見 K 31.1062.1204b3、T 55.2154.647a1。
- ¹²⁹ 見 K 31.1062.1205b12-13、T 55.2154.648b15-16。
- ¹³⁰ 見 K 31.1062.1236c5-10、T 55.2154.664b22-26。
- ¹³¹ 「宋……譯」九字，M 本無。見 T 55.2154.666 注 21。
- ¹³² 見 K 31.1062.1230a9-10、T 55.2154.666c9。
- ¹³³ 見 K 31.1062.981a18-19、T 55.2154.488a26。
- ¹³⁴ 見 K 31.1062.983b10、T 55.2154.489c15。
- ¹³⁵ 見 K 31.1062.989c19-20、T 55.2154.494b20。
- ¹³⁶ 見可洪《音義·開元釋教錄第二卷》：「『申日』音越。《大集經》作『申越』。亦云失利越，亦云尸利毬多也。注作『由起』者，非也。」K 35.1257.462b9、31.1062.1211a3-4、T 55.2154.652b7-8。
- ¹³⁷ 見 K 31.1062.1000b16、T 55.2154.502a10。
- ¹³⁸ 見 K 31.1062.1040b22-23、T 55.2154.528a17。另見可洪《音義·開元釋教錄第五卷》：「『申日兒』中音越。『申日兜』下音兒。注云『《別錄》云「申日兜」，悞也。』唯此一錄改作『兒』字，正也。」K 35.1257.464a12-13。
- ¹³⁹ 見 K 31.1062.1069c12-13、T 55.2154.547c22。
- ¹⁴⁰ 見 K 31.1062.1049b6、T 55.2154.534b2。
- ¹⁴¹ 見 K 31.1062.1250b13、T 55.2154.680b10。
- ¹⁴² 見 K 31.1062.1255b23-c4、T 55.2154.684b7-12。
- ¹⁴³ 見 K 31.1062.1258c23、T 55.2154.686c29、710a6。
- ¹⁴⁴ 見 K 31.1062.1260c11-12、T 55.2154.688b6、711c11-12。
- ¹⁴⁵ 見 K 31.1062.1273c17、1274a3-6、1275b16、T 55.2154.698b19、b29-c1、699c11-14。以上這部分（不入藏的經目），S、Y、M 本三藏沒有收錄（見《開元釋教錄》〔重出〕T 55.2154.723a8）。或許林屋氏沒有留意到《麗藏》本——卷第二十，不入藏的部分——的資料，因而質疑智昇在《代錄》和《入藏錄》的說法前後不一致。參林屋友次郎《異譯經類の研究》第 410-411 頁。
- ¹⁴⁶ 例如贊寧《宋高僧傳·智昇傳》云：「《開元釋教錄》二十卷，最為精要。何耶？諸師於同本異出、舊目新名、多惑其文、真偽相亂、或一經為兩本、或支品作別翻，一一裁量，少無過者。……經法之譜，無出昇之右矣！」（見 T 50.2061.734a2-10）曹仕邦《中國佛教史學史——東晉至五代》第 305 頁：「《開元釋教錄》是一部榮獲最佳評價的經錄，例如有學者稱它為『是一部自古迄今，最完善的佛家經錄』，也有人贊歎它為『至高無上』的經錄。」

- 147 「《刪繁錄》者，謂同本異名，或廣中略出，以爲繁賸，今並刪除。但以年歲久淹，共傳訛替，徒盈卷帙，有費功勞。今者詳校異同，甄明得失，具爲條目，有可觀焉。」見 K 31.1062.1223b6-10、T 55.2154.662a29-b4。
- 148 參 T 14.535.817c27-819b9、534.815a5-817c17、536.819b27-820b6、545.840b3-850b12。
- 149 詳參上注 33。
- 150 詳參上注 59、61。
- 151 「《補拾錄》者，謂舊錄闕題，新翻未載之類，今並詳而具之也。所冀法輪無玷，慧日增暉。永燭幽途，恒霑沃潤者矣。」見 K 31.1062.1229b15-18、T 55.2154.666b9-11。
- 152 參 D 「斯二八七二號」24.210a4、T 55.2145.7a19（《別錄》所載，《安錄》無）、2146.118c10。
- 153 參 T 55.2147.175c27、2148.213b27、2149.228b12、292b5-7、307b15-16、318c14、2154.488a16、598a20-22、685a17。另參 T 14.557.909c3-910a25、T 53.2121.62b22-c24（菩薩部·女人高樓見佛化成男子出家利益七）、54.2128.534c23-24。
- 154 參 T 55.2145.7b27、2146.117a19、2147.175c14、2148.213b13、2149.233a14、255c28、287b8、303b21、314b23、2153.397c8-12、449b20、464b21、2154.494c12、601c9、686c8、709c8。另參 T 15.598.143a11-29、151a3-26、151b12-c1、T 53.2121.256a6-20（畜生部·龍·眷屬先少後多三）、256b7-c5（畜生部·龍·四大龍王患金翅請佛五）。
- 155 參 T 49.2034.87c17、55.2146.116b22、122a19-20、2147.175c2-3、2148.213b5-6、2149.273b3、2153.378b10-12、450c14、458c26、2154.545c10-11、613b20-26、692a17、54.2128.666a9-10。
- 156 參 K 31.1062.1236c5-10、983b10、T 55.2154.664b22-26、489c15。
- 157 見 K 31.1062.1255b21-c4、T 55.2154.684b5-12。另參 J 55.1154.411b21-23、420b1-4（廣勝寺本，《麗藏》本）。
- 158 《老母女六英經》一卷，亦云《老母經》。右三經，同本異譯。《開元》第十九卷，此次有「《申日經》」一卷，是衍書也（見日本隨天編《緣山三大藏目錄》卷上〔收於《法寶總目錄》2.21.16c15-17〕）。據方廣錫先生的研究認為：「《資福藏》、《磧砂藏》、《高麗藏》、《普寧藏》、《嘉興藏》諸藏《入藏錄》在《老母經》以下均有『《申日經》』一卷，五紙。查《磧砂藏》、《高麗藏》兩藏之《廣錄》，以及《廣品歷章》、《可洪音義》本帙均無該

經。故該經系後人纂入，今刪除。」見氏著《佛教大藏經史》（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西元 1991 年 3 月第一版）第 438 頁。

- ¹⁵⁹ 即《無字寶篋經》至《轉女身經》。見 K 31.1062.1255b17-c19、T 55.2154.684a15-b27。另參 J 55.1154.411b18-23、420b1-4（廣勝寺本，《金藏》本於《申日經》條目之後有一幅錯簡，故以《麗藏》補給。）

- ¹⁶⁰ 見 Q 30.1086.103a11-21、B 「肥八」144.486a8-b10、L 126.1538.891a8-b5。另參《大正藏·開元釋教錄卷第十九》（重出）T 55.2154.706a21-b2。

- ¹⁶¹ Q、S、Y 本無「右」字。這裡，筆者試著以編者記錄的方式來核對其餘部分，確定「右」字是衍字。不過，蔡運辰編著《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·〈開寶大藏經〉目錄考釋》（臺北，新文豐出版，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）第 464 頁則記：「《入藏錄》載《申日經》及《申日兒本經》，皆求那跋陀羅譯。」其實，查 B、L 本或（重出）假設要說明以上二經相同譯者，B、M、L 本會作「已上二經……譯」。因此，這裡「求那跋陀羅譯」祇是單純指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罷了。

- ¹⁶² 即《無字寶篋經》至《轉女身經》。見 Q 30.1086.103a3-b14、B 「肥八」144.486a1-488a6、L 126.1538.891a1-892b1、T 55.2154.706b23。

- ¹⁶³ 「《申日經》」為什麼會安插到這位置？會不會是竄改者誤將「申」字視為「母」字或「老母」（感謝高老師的指示）。筆者查開元以後的經錄，收入的典籍名稱似乎祇有二部含有「申」字——「《申日經》」及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，然而經題含有「母」字的卻相當多。或許因為罕見的字眼，且寫法甚相似而產生誤解。就如有版本將「申日」錯寫為「母日」（見宋惟白《大藏經綱目提要錄》，收於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649b28 及《佛藏輯要》〔臺北，古亭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初版〕40.79a28）。又「老母」的「母」字，除了頌鼎文外（參《漢語大字典》〔武漢，湖北辭書出版社·四川辭書出版社，西元 1996 年 4 月初版三刷〕第 996 頁），的確有一種寫法作「𠂔」（參《玉歷寶鈔》「無極老𠂔」），乍看下與「申」極相似。

以這樣「𠂔」的寫法取代「母」，始於何時？筆者查《說文解字》（臺北，洪葉文化事業公司，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增修一版一刷）、《漢語大字典》等大部頭的工具書，都沒有收入「𠂔」這個字，目前祇見於《玉歷寶鈔》。據學者研究，「無生老母」（又作「無極老母」）的信仰，必須溯源到羅清於明武宗正德四年（西元 1509 年）出版的「五部六冊」寶卷（參鄭志明《無生老母信仰溯源》〔臺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初版〕、于君方著、釋見濬譯《觀音老母——祕密宗教中的觀音信仰（二）》〔收於《香光莊嚴》第 65 期，

民國九十年三月〕第 130-145 頁)。換言之,「無生老母」最早出現於明代。假設「申」的寫法與這信仰有關,那麼以上竄改者就不可能將「申」字看為「申」。因為上述的動作極可能是在唐《開元釋教錄》後,宋《開寶藏》「淳化本」前發生的。另參下注 211-212。

¹⁶⁴ 見 K 31.1062.1250b5-7、T 55.2154.680a29-b1。另參 J 55.1154.406b1-4 (廣勝寺本)。

¹⁶⁵ 其實,《高麗藏》本的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卷二十還有一個地方看來也不是原有的資料——《花積陀羅尼雜須經》一卷「此經在藏見闕,無處訪本」二紙。不過,由於這一經闕本,所以不影響到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實際的總數。《花積陀羅尼雜須經》是什麼時候的譯本?檢視各經錄,始終不曾有人提過,智昇同樣未記載(其他各版本的《開元釋教錄》都沒有記載,唯《麗藏》本)。查音義或現存刊本藏經也沒有收錄此經。這實在令人費解!參 K 31.1062.1266a21、T 55.2154.692b26、716c7、J 55.1154.454a21 (廣勝寺本)、Q 30.1086.114a22、B 「肥十」144.545b6、L 126.1538.687a1。另參方廣錫《佛教大藏經史》第 481 頁。

¹⁶⁶ 見 K 31.1062.1139a20、T 55.2154.596c21、J 55.1154.248a20 (《麗藏》本)、Q 30.1086.16a17、B 「駕七」144.101b6、L 126.1538.641a1。

¹⁶⁷ 參《大正藏·開元釋教錄卷第十九》(重出)M 本用取代方式,即刪除《乳光佛經》一卷。T 55.2154.706 注 5。

¹⁶⁸ 參 T 55.2157.1029a22-28。

¹⁶⁹ 參 Q 40.宋 40.507c12-24。

¹⁷⁰ 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述《〈一切經音義〉序》:「有大興善寺慧琳法師……以建中末年創製,至元和二祀(西元 783-807 年)方就,凡一百軸,具釋眾經,始於《大般若》,終於《護命法》,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。……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,絕筆於西明寺焉。」(見 K 42.1498.4a7-5a11、T 54.2128.311c10-312a2)希麟《續一切經音義》云:「至唐建中末,有沙門慧琳……披讀一切經,撰成《音義》,總一百卷。依《開元釋教錄》始從《大般若》,終於《護命法》,所音眾經,都五千四十八卷,四百八十帙。」(見 T 54.2129.934b16-22)雖然景審和希麟對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收經的總數說法有別(陳士強先生認為後者的介紹錯誤,參氏撰《佛典精解》[臺北,建宏出版社,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版一刷]第 1021 頁),不過,全書的排列大致依《開元釋教錄》為藍本是可以確定的。

¹⁷¹ 可洪在一開頭就註明其資料乃「依《開元目錄·見入藏》大、小乘經、律、

論傳七目，總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，四百八十帙所撰諸經音義共一十五冊。」見 K 34.1257.630a4-7。

¹⁷² 筆者試著用列表方式比對，以便看出經錄及音義之間的關係為何。

《開元釋教錄》T 55.2154.				慧琳《音義》	可洪《音義》
《有譯有本錄》596a17-c23	《入藏錄》 麗本 684b1-27	《入藏錄》（重出）		K	K
		宋、元本 706a15-b23	明本 706a15-b23	42.1498.708 a1-713b6	34.1257.852 a12-853a14
1. 《無字寶篋經》一卷	1.同左	1.同左	1.同左	1.同左	1.同左
2. 《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》一卷	2.同左	2.同左	2.同左	2.同左	2.同左 3
3. 《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》一卷	3.同左	3.同左	3.同左	3.同左	3.同左 2
4. 《老女人經》一卷	4.同左	4.同左	4.同左	4.同左	4.同左
5. 《老母經》一卷	5.同左	5.同左	5.同左	5.同左	5.同左
---	6. 《申日經》一卷	6. 《申日經》一卷	6. 《申日經》一卷	---	---
6. 《老母女六英經》一卷	7.同左	7.同左	7.同左	6.同左	6.同左
7. 《月光童子經》一卷	8.同左	8.同左	8.同左	7.同左 9	7.同左 14
8. 《申日兒本經》一卷	9.同左	9.同左	9.同左	8.同左 7	8.同左 15
9. 《德護長者經》二卷	10.同左	10.同左	10.同左	9.同左 8	9.同左 16
10. 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一卷	11.同左	11.同左	11.同左	10.同左 14	10.同左 19
11. 《伽耶山頂經》一卷	12.同左	12.同左	12.同左	11.同左 15	11.同左 20
12. 《象頭精舍經》一卷	13.同左	13.同左	13.同左	12.同左 16	12.同左 21
13. 《大乘伽耶山頂經》一卷	14.同左	14.同左	14.同左	13.同左 10	13.同左 9
14. 《長者子制經》一卷	15.同左	15.同左	15.同左	14.同左 13	14.同左 7
15. 《菩薩逝經》一卷	16.同左	16.同左	16.同左	15.同左 12	15.同左 8
16. 《逝童子經》一卷	17.同左	17.同左	17.同左	16.同左 11	16.同左 18
17. 《犢子經》一卷	18.同左	18.同左	18.同左	17.同左	17.同左
18. 《乳光佛經》一卷	19.同左	19.同左	--	18.同左	18.同左 11
19. 《無垢賢女經》一卷	20.同左	20.同左	19.同左	19.同左	19.同左 13
20. 《腹中女聽經》一卷	21.同左	21.同左	20.同左	20.同左	20.同左 12
21. 《轉女身經》一卷	22.同左	22.同左	21.同左	21.同左	21.同左 10
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	上二十二經二十三卷同帙	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	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		二十一經二十二卷同帙
備註：上表所列「同左」是與《有譯有本錄》的記錄對等而言。		按：實數乃二十二經二十三卷同帙			

上表顯示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和可洪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》所收的經目與智昇《開元釋教錄·有譯有本錄》吻合。查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，以上二十一經皆收在「卷三十三」；慧琳在該卷一開頭先列目次，其中有兩個經目——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底下註明「玄應」（見 K 42.1498.698a1-699a2、T 54.2128.525c27-526a21）。換句話說，這二經玄應曾處理過，這裡慧琳引用其資料。不過，對到內文，不祇是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底下註明

「玄應音」，尚有二經——「《申日兒經》」、《無垢賢女》亦如此（見 K 42.1498.709a7-710a9、712b7、T 54.2128.529b1-c6、530b6）。以下筆者要討論的是與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有關的「《申日兒經》」。根據慧琳的說法，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「《申日兒經》」均為「玄應音」；然而筆者對回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的記錄，未見「《申日兒經》」，緊接在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之後的是「《申日經》」（參 K 32.1063.111a5-c22）。又根據可洪《音義·一切經音義第八卷》：「『申日』音越。」（參 K 35.1257.481b13）來判斷，他看到的也是「《申日經》」。顯然，箇中存有不尋常的現象。

依慧立、彥棕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道宣《續高僧傳》的記載，貞觀十九年玄奘開始在弘福寺翻經時，玄應和道宣均被 召參與該譯場（參 T 50.2053.252b14-254a4、2060.454b24、455a10-17）。道宣曾為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撰序，文中提到「貞觀末曆，勅召參傳宗經正緯，咨為實錄。因譯尋閱，摺拾藏經，為之音義……結成三帙。」之後，道宣在麟德元年（西元 664 年）完成的《大唐內典錄》裡，介紹玄應的著作則說「恨叙綴纔了，未及覆疎，遂從物故，惜哉！」（見 K 32.1063.1b1-6、31.1057.731a8-17、T 55.2149.283b21-28）。筆者以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十一至二十五（參 K 32.1063.275c1-340a5）僅是收錄玄奘於貞觀十九年（西元 645 年）至永徽五年（西元 654 年）的譯著推論，其佳作最晚完成於永徽六年至麟德元年間。而道宣撰《大唐內典錄》等十八部巨著亦在「貞觀末年，方事修緝」（見 K 31.1057.729c16-730a9、T 55.2149.283b21-28）。換句話說，玄應和道宣不單是熟稔的道友，二人開始撰文的時間也很接近。

有關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異譯本，傳到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祇見三經（《德護長者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「《申日經》」）有本，另外二經（「《申日兜本經》」、《失利越經》）闕本。或許玄應看到的情況跟道宣一樣，所以祇收錄「《申日經》」而沒有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。不過，可疑的是，玄應在「《申日經》」底下列舉的詞條，對回現行藏經的經文，會發現五個均出自竺法護《月光童子經》（參 K 32.1063.111c14-22、T 14.534.816b24、817a8、9、19、b26）。難道玄應手上有二部不同經題，卻是相同內文的經本？無論如何，有關這一項目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註明摘錄玄應的資料，然則將經名「《申日經》」易為「《申日兒經》」（參 K 42.1498.710a5-10、T 54.2128.529c1-10）。如下表：

玄應《音義》 《申日經》申日，此云首寂。 垠 又作浪，同五巾反。垠，罽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地垠，岸也。」 拘耆 或言居枳羅鳥，此云好聲鳥。經文作「耆」，誤也。 鷓鴣 胡葛反。下又作鷓，同於甲反。鷓似雉，而大青色，有毛角，鬪死乃止。 洪炎 借音，以贍反。正字作焰，又作燄，光焰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火微，燄燄然也。」 亘然 歌鄧反。亘猶恒然也。亘亦遍也。	慧琳《音義》 《申日兒經》申日，此曰首寂。 垠 又作浪，同五巾反。垠，罽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地垠，岸也。」 拘耆 或言居枳羅鳥，此云好聲鳥。經文作「耆」，誤也。 鷓鴣 胡葛反。下又作鷓，同竹甲反。鷓似雉，而大青色也。 洪炎 借音，以贍反。正字作焰，又作焰，光焰也。 亘然 歌鄧反。亘猶恒也。亘亦通也。
--	---

慧琳的作法似乎僅爲了配合藍本《開元釋教錄》的記載——「《申日經》」刪去；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見存——，而改動玄應的記錄。假設果真如此，「《申日經》」與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在智昇看來，還是二部不同的經本。難道慧琳沒有留意到該內容與經題不符？或即使有發現，卻不明瞭手下的本子怎麼與玄應的記錄似是而非。祇好於經題多加個「兒」字，然後稍微刪去夾注一些文字。也許有人會想，慧琳於西明寺見到的藏本會不會如同早期道宣那見，祇存「《申日經》」，未見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；而目下留存的文獻，「兒」字是流傳過程中後人抄寫錯誤。或者該經有三個異名。據筆者檢視若干道宣未見的經本，玄應同樣沒有記錄，然而智昇有緣目睹，慧琳隨後也補上音訓。顯然，西明寺藏本於貞元前已調整過。再者，綜合以上資料來看，慧琳見到的本子與智昇大體無異。既是如此，「兒」字若是後人筆誤，未免太巧妙。另參上注 153、155。

173 參 T 55.2157.1046c19。

174 另參拙著《〈申日經〉研究》附錄一注 515。

175 筆者查核《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目錄》、《東寺經藏一切經目錄》、《東寺一切經目錄》、《唐本一切經目錄》（北宋版）、《三緣山輪藏目錄》（南宋版）、元慶吉祥等編《至元法寶勘同總錄》、元如瑩《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》、《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》、《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》、《大清三藏聖教目錄》、《大藏經綱目法寶標目》均不收錄「《申日經》」，唯獨宋惟白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》例外（參《法寶總目錄》1.6.764a1-26、7.796b29-c21、

15.1004b15-c5、2.23.125b17-c8、24.156a19-b11、25.196a17-c16、26.244c12-245a10、27.277b16-c11、29.335a1-b2、30.366b8-c2、2.38.794c8-13)。至於現存刊本，《房山石經》、《磧砂藏》等皆無。《金藏》或許有收錄，不過原文闕失。因此，以上僅就《麗藏》本而言。另外，《大正藏》將《德護長者經》歸為一譯，可能是受到南宋版的影響。參《法寶總目錄》2.37.649c4、J 19.249.134a1-136c5（《麗藏》本）、K 11.234.465a1-467b6、T 14.535.817c21-819b9、817 注 48——《宋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不載此經。

¹⁷⁶ 參 K 11.234.465a1、T 14.535.817c22。

¹⁷⁷ 參 T 55.2154.596b12-14。

¹⁷⁸ 見守其《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》（K 38.1402.529c22-530a14）。《高麗藏·申日經》經文後面雖然轉載了守其的勘勘文，但是一開頭辭句方面與原文有出入。即「按：《開元錄》此經四譯一失。法護譯中雖有《月光童子經》，亦名《申日經》者，自是一經有二名耳……」餘下皆同。見 K 11.234.467b1-6、T 14.535.819b11-22。

¹⁷⁹ 根據隋吉藏《仁王般若經疏》及慧遠《無量壽經義疏》的說法，經典的立名有多種：有「單法」立名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等；有「單譬」立名，如《枯樹經》等；有「單人」立名，如《七女經》等；有「法、譬」通說者，如《法華經》等；有「人、法」雙彰者，如《仁王般若波羅蜜經》等；有就「時」立名，如《時非時經》；有就「處所」立名，如《伽耶山頂經》等經（見 T 33.1707.314b11-19、37.1745.91b15-23）。另外，還有以「人、法、譬」得名，如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等。參釋印順《寶積經講記》（臺北，正聞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四年三月重版）第 5 頁。

¹⁸⁰ 吉藏《淨名玄論》云：「眾經從人立名，凡有四種：『一、從能說人立名，如《維摩》等；二、從所為人受稱，如《提謂經》等也；三、從能問人立名，如《文殊師利所問經》等；四、從所說人受稱，如《無量壽佛經》等。』」（見 T 38.1780.864b4-7、37.1745.91b23-27）上述二經屬於第二種立名。

¹⁸¹ 見 K 31.1053.303a7、T 55.2145.16c24。

¹⁸² 見 K 31.1062.1155c4-5、T 55.2154.610c6-7：「四阿笈摩經，小乘契經之本，故標初首，後列餘經。」

¹⁸³ 事實上，這部經多少含有大乘思想，特別是在敘述月光的一段文；不過，從整體上看，本經還是以「阿含」思想為主軸。

¹⁸⁴ 「周」，S、Y、M 本作「同」。見 T 55.2145.10b23 注 15。

¹⁸⁵ S、Y、M 本，「摩」字後面有「難」字。見 T 55.2145.10c8 注 18。

- 186 「大」，M 本作「本」。見 T 55.2145.10c8 注 19。
- 187 見 K 31.1053.295b2-8、16-17、T 55.2145.10b21-27、c7-15。
- 188 見 K 31.1053.362a8-b11、T 55.2145.64a29-c2。又根據僧祐記《曇摩難提傳》，難提進入長安以前，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銛。苻、姚二代常參傳經，二銛之具，蓋其功也（見 K 31.1053.412a17-b8、T 55.2145.99b10-27）。由此可知，《中阿含》及《增一阿含》是「四阿含」中最早譯出的二部阿含。
- 189 法經《眾經目錄》記有「《中阿含經序》一卷，釋道安」，這篇序的作者正確為釋道慈。見 K 31.1054.472b23、T 55.2146.147b27。
- 190 見僧祐記《僧伽提婆傳》云：「提婆或作提和，蓋音訛，故不同云。」K 31.1053.413a5-6、T 55.2145.100a5-6。
- 191 見 K 31.1053.361b9-362a6、T 55.2145.63c21-64a21。
- 192 參梁慧皎《高僧傳》T 50.2059.353c11-12。
- 193 見劉貴傑《東晉道安思想析論》（收於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四期，民國八十年七月）第 276 頁：「有晉一代，以長安為當時之佛教中心，西域來華高僧均集中於此。道安為苻堅迎往長安之後，即注重傳譯佛典，此來華之阿毘曇學者僧伽跋澄、僧伽提婆、曇摩難提等，道安皆請出經，并參與僧伽提婆等有關《阿含》、《毘婆沙》之傳譯。」根據記載，道安僅參與過曇摩難提譯的《阿含》，不久即去世，可見道安不曾參與僧伽提婆傳譯的《阿含》。
- 194 參 K 31.1053.290b20、T 55.2145.6a27、1.36.819c20-820b17、1.26(51).487b3-c22。
- 195 參 K 31.1053.291c8、T 55.2145.7a6、1.54.848b1-849b18、1.26(100).586b1-588a2。有關該經題，現行藏經的記錄似有必要再斟酌。於此，筆者略為考證說明。如下：

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K 31.1053；T 55.2145

卷第二《新集經論錄》

支謙《釋摩男經》一卷 《安錄》云：「出《中阿含》」291c8；7a6

卷第四《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》

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右……今並有其本。314b13、318b9；27a25、32a2

隋法經《眾經目錄》K 31.1054；T 55.2146

卷第三《小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

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 一名《苦陰因事經》，出第二十五卷。

右……並是《中阿含》別品異譯 451a8、b4；129c12、130a4

隋彥琮、唐靜泰《眾經目錄》K 31.1056; T 55.2147、2148 卷第二《重翻·小乘經重翻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 一名《苦(業)陰因事經》四紙，出第二十五卷。右……並是《中阿含》別品異譯。 629c20、630a19; 160c7-8、28、195a23-24、b16
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K 31.1055; T 49.2034 卷第五《譯經魏吳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出《中阿含》，見《竺道祖》、《吳錄》。513c1; 57c1 卷第十《譯經宋》 求那跋陀羅《釋摩男本經》561b4; 91c16
唐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K 31.1057; T 55.2149 卷第二《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錄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出《中阿含》，見《竺道祖》、《吳錄》。668c17; 228b2 卷第四《宋朝傳譯佛經錄》 求那跋陀羅《釋摩男本經》700a5; 259b5 卷第七《小乘經單重翻本并譯有無錄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四紙，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，出第二十五卷。 745a16; 297a9-10 卷第八《入藏錄·小乘經重翻》 《釋摩男本經》756c23; 309c3
武周明佺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K 31.1058; T 55.2153 卷第八《小乘重譯經目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 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，出第二十五。四紙。出《內典錄》。860c14; 419c27-28 求那跋陀羅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出《長房錄》862a7-9; 420c13-14 卷第十四《見定錄·小乘重譯》 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。912b20; 468c16
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K 31.1062; T 55.2154 卷第二《總括群經錄·吳》 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 《祐錄》無「本」字，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。《安錄》云：「出《中阿含》第二十五」，異譯。見《竺道祖》、《吳錄》及《僧祐錄》。981b4-5; 488b6-7 卷第五《總括群經錄·劉宋》 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 吳支謙譯……或是別生抄經，或非跋陀所出，今爲實錄，故總刪之。 1043b17-c16; 530a5-b1

卷十三《有譯有本錄·小乘經重單合譯》

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。1157c8-9; 612a29-b1

卷二十《入藏錄·小乘經重單合譯》

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四紙1265a13; 691c12、715c4

本經的經題，目前各版本藏經所記，有二種寫法：一、《高麗藏》及《大正藏》記為《釋摩男本四子經》；二、《磧砂藏》及《龍藏》記為《釋摩男本經·四子經》。(參 J 34.744.92a1〔《麗藏》本〕、K 19.691.564a2、T 1.54.848b3、Q 18.702.799c21、L 51.576.753a1。D、F 未收)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和可洪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》皆記《釋摩男本經》(參 T 54.2128.663c26、K 43.1498.74a2、35.1257.21c3)。假設回頭檢視經錄(如上表所列)，不難發現在經錄裡前後出現二種方式：一、《釋摩男經》；二、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名《苦(五)陰因事經》。最初，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這樣記載：「支謙《釋摩男經》一卷」，接著隋法經《眾經目錄》則記「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一名《苦陰因事經》」，往後的經錄無不承襲法經的寫法(不過，道宣將「一名《苦陰因事經》」改為「《五陰因事經》」)。筆者核對本經的內容，說：「是時有釋人，名曰摩男」(巴利語 Mahānāma Sakka。見 T 1.54.848b7-8、T 1.26〔100〕.586 注 13、V. Trenckner ed., *Majjhima Nikāya*, Vol. I〔Text Series No.60〕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9 repr.〕第 91 頁)；「五事……五苦」(見 T 1.54.848b26-849a4)。但卻未見「苦陰因事」，或「五陰因事」，乃至「四子」的字眼。因此，就文獻呈現出的面貌來看，本經的經題，如果可能依照經錄及音義記為《釋摩男本經》，或更精確地記《釋摩男經》似乎比較合適。換句話說，目前藏經所記的經題，不論是《佛說釋摩男本四子經》或《佛說釋摩男本經·四子經》，「本四子」三字皆是衍字。

另外，雖然法經在「支謙《釋摩男本經》一卷」夾注「一名《苦陰因事經》」(或後人改用，一名《五陰因事經》)，並歸為《小乘修多羅藏錄·眾經異譯》，但是，如果核對內容，經文記有：「我故求佛道者……我為菩薩時，常念樂少苦多。」「五事……是為五苦」(見 T 1.54.848b18-19、848b25-849a4)。法經附註的「一名」及分類，顯然與經文不吻合。也許法經手上的確有二部相同的經文，而不同經名，因此附註「一名」；也有可能，法經夾注的一名及分類，受到《中阿含·因品·苦陰經》的影響。

¹⁹⁶ 參 K 31.1053.303b23、T 55.2145.17b21、1.78.887b1-888b10、1.26(170).703c19-706b10。

¹⁹⁷ 參 K 31.1053.304b7、T 55.2145.18b6、1.29.811b1-c15、1.26(4).424a13-425b13。

- ¹⁹⁸ 由於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收入在《增壹阿含經》裡，所以學者討論「《申日經》」的翻譯時，就不處理這部經。《增壹阿含經》的譯者是誰，目前學界眾說紛紜。據早期經錄的記載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僅有一個譯本。因此，筆者茲從小野玄妙的說法，視為曇摩難提譯。參小野玄妙著，楊白衣譯《佛教經典總論》第 65 頁。
- ¹⁹⁹ 參 T 2.125.773c20-775b28。
- ²⁰⁰ 見 K 31.1062.1264b17、T 55.2154.691a26-27。
- ²⁰¹ 筆者查《出三藏記集》有八部經記載「安公云：出《中阿含》」。當中，除了「申日經」與《弗迦沙經》未見對等的經文於《中阿含》外，其餘皆有。足見，道安提供的出處大體上相當吻合。另外，僧祐僅記一筆資料夾注「安公云：出《增一阿含》」。可惜，該經闕失，無法核對（參 T 55.2145.6a15）。其實，道安先前收錄的一些經本，如竺法護《力士移山經》、求那毘陀《須達經》等皆是《增一阿含》的別品異譯，祇是道安未註明。也許，如上所述，道安年邁時才有因緣接觸到《增一阿含》（參 T 55.2145.8a20、15a23、2146.129b10、b14）。依目前《大正藏》收錄與「四部阿含」相關的別生經當中，共有二十部經同時可以找到對等的經文於《中阿含經》和《增一阿含經》。換句話說，傳到漢地的「四部阿含」，以《中阿含經》和《增一阿含經》收錄的內容來看，兩者關係甚為密切。
- ²⁰² 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尸利掘多（室利毘多）長者設火坑害佛的地點，在舍利子證果的北方。玄奘在這裡附上的故事，其內容乃根據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參 T 51.2087.921a2-16。
- ²⁰³ 查聖勇造、宋紹德、慧詢等譯《菩薩本生鬘論·如來不為毒所害緣起第五》的內容，似乎取材於「《申日兒本經》」和《尸利崛多長者經》。參 T 3.160.336c12-337b5。
- ²⁰⁴ 見《續高僧傳·釋寶唱》：「年十八，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。……天監十四年……又勅撰《經律異相》五十五卷。」（T 50.2060.426b13-c26）又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云：「沙門釋寶唱……僧祐律師之高足也。」（K 31.1062.1054c21-23、T 55.2154.538a3-4）《經律異相》署名南朝梁代僧晏、寶唱等撰集，是奉梁帝之命於西元 516 年前後修成的。但據研究者考證，它的主編實際上是吳地出生的高僧寶唱，僧晏並未參與其事（參劉守華《從〈經律異相〉看佛經故事對中國民間故事的滲透》〔收於《佛學研究》第七期，西元 1998 年〕第 188 頁）。《經律異相》乃現存最早的中國釋氏類書，全書雜採諸經異相六六九則，所收的經書許多已經失傳，藉此而得以保存的經籍計一百五十餘種。參何良《佛學類書〈經律異相〉泛覽——中印文學的異中之同》（收於《內明》第 206 期，

西元 1989 年）第 23 頁。

²⁰⁵ 見 T 53.2121.190a22-b23。

²⁰⁶ 有關道世的作品，《開元釋教錄》祇記載釋玄暉，本名世道《諸經要集》（注 7 世道＝道世 S、Y、M），沒有收入《法苑珠林》；相反的《大唐內典錄》及《宋高僧傳·釋道世》有《法苑珠林》，無《諸經要集》。不過，道世在《法苑珠林·傳記篇》裡明確註明自己撰有上述二部書。見 K 31.1062.1093b12-19、1272b9、1057.731a20、781c13、T 55.2154.562c23-28、697b9、2149.283c3、332c21、50.2061.726c21、53.2122.1023c25-26。

²⁰⁷ 見 T 53.2122.871c24、54.2123.145c28。

²⁰⁸ 參 K 32.1063.111a18-c12、c13-22、T 14.534.815a4-817c17、816b24、817a8、9、19、b26。

²⁰⁹ 道世與道宣是同學，又曾同住一個道場——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自稱「京師西明寺釋氏」，釋玄暉（道世）亦為「京師西明寺沙門」（見 T 55.2149.219a4-5、283c7-8）。宋志磐《佛祖統記》記道世，宣師之弟也。但據道世《法苑珠林》自己的說法，他與道宣既不是同門師兄弟，亦無任何血緣關係。志磐或許基於道宣比道世年長，故稱道世為弟吧！參 T 49.2035.369b20、53.2122.354b16、傅世怡《〈法苑珠林〉作者釋道世行實考》（收於《諦觀》第 79 期，民國八十三年）第 162 頁。

²¹⁰ 詳參拙著《〈申曰經〉研究》附錄一第 105 頁。

²¹¹ 例如：一、《金剛經》，據經錄記載，歷代共有六譯，分別由姚秦鳩摩羅什、元魏菩提留支、陳真諦、隋笈多、唐玄奘及義淨譯出。智昇《入藏錄》只收錄其中五個譯本，沒有笈多譯本。理由是該譯本僅是初稿，不完整（見 T 55.2154.552b26-29）。迄今《麗藏》本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尚保留智昇原來的記錄，可是，S 本《開元釋教錄·入藏錄》卻以笈多譯本取代義淨本。核對刊本藏經，笈多本最初見於宋代福州版《崇寧藏》。之後，湖州版等南方系藏經都有收入。另參上注 31 及拙著《〈申曰經〉研究》附錄一注 515。

²¹² 雷同的情況，例如《崇寧藏》、《磧砂藏》多出一部彌勒經，因此將鳩摩羅什譯《彌勒成佛經》放到該函尾部。另外，白延《須賴經》亦然，置於該函尾端。參《法寶總目錄》1.7.796b5-10、17、6.763c5-10、c19、Q 11.220.47c1-52c18；《法寶總目錄》1.7.798c3、20、6.766a28、b16、Q 11.384.787b1-791b11。

²¹³ 詳參拙著《〈申曰經〉研究》第一章注 4-24。

²¹⁴ 這裡，筆者是就宋代之前的譯本而言。

²¹⁵ 感謝高老師的提示。

- ²¹⁶ 例如：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記「《惟日雜難經》一卷」。「日」，S、Y、M本作「曰」；「《小申曰經》一卷」。「曰」，S、Y、M本作「日」（參 T 55.2153.438a18 及注 7、446b28、453a4。）法經《眾經目錄》記「《道德舍利²曰經》一卷、《舍利³曰在王舍國經》一卷、《佛告舍⁵日經》一卷」（參 T 55.2146.132b2-3、c3 及注 2 曰=日 M、注 3 曰=日 S、Y、M、注 5 日=曰 S、Y、M。）《賢劫經》：「日日增進」，該經敦煌寫本作「曰曰增進」。參 T 14.425.31a24、D「北八五四號」63.103a11。
- ²¹⁷ 見 K 34.1257.853a13。其實，除了《申曰經》經錄大部分地方都將「曰」字作為「日」字，而可洪則注音「越」外，還有一個經題情況雷同。即《惟曰雜難經》僅有一處 S、Y、M 本經題無誤外，其他各經錄，不同版本藏經記載一致作「日」字（參上注 216），而可洪《音義》云：「『惟日』音越。」T 55.2145.29a6、2146.142a8、2147.164a11、2148.198c18、2149.225c11、2153.409c1、438a18、2154.622b23、49.2034.55b4、K 34.1257.445b4。
- ²¹⁸ 見 D「北八五四號」63.101a8、T 14.425.30 注 21。
- ²¹⁹ 《越難經》（T 14.537.820b14-821a14），最初僧祐記：「《越難經》一卷」，「《日難經》一卷，即是《越難經》，少異。」（T 55.2145.27b2-3）接著法經記：「《佛說越難經》一卷，一名《日難經》」（T 55.2146.131b18 及注 3 日=曰 S、Y、M）、《開元釋教錄略出》：「《越難經》一卷，一名《曰難長者經》，一名《難經》。」T 55.2155.739c10-11。
- ²²⁰ “Revata”（V. Trenckner ed., *Majjhima Nikāya*, Vol. I 第 212 頁）對等《中阿含經》作「離越哆」（T 1.26〔184〕.727a1）、《增一阿含經》作「離越」（T 2.125.707c7）亦作「離曰」。見 T 2.125.557b11、A. K. Warder ed., *Aṅguttara Nikāya*, part I（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61 repr.）第 24 頁。
- ²²¹ “Uttarakuru”「北俱盧洲」，《雜阿含經》作「鬱單越」（T 2.99〔424〕.111c11、A. K. Warder ed., *Aṅguttara Nikāya*, part I 第 227 頁）、《增一阿含經》作「鬱單曰」（T 2.125.706b10 及注 8 曰=越 S、Y、M、E. Hardy ed., *Aṅguttara Nikāya*, part V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58 repr.〕第 59 頁）亦作「鬱單越」（T 2.125.590b6 及注 9 越=曰 S、Y、M、聖）、《長阿含經》、《大樓炭經》作「鬱單曰」（T 1.1〔30〕.115b14 及注 9 曰=越 M、1.23.277c18）、《起世經》作「鬱單越」（T 1.24.311b7、137a16〔正音鬱怛羅究溜〕）、《起世因本經》作「鬱多囉究溜」（T 1.25.366b18）、《佛祖統紀》：「《長阿含》云：『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（此云最勝。《新婆沙論》名俱盧洲）。』」見 T 49.2035.305c1-2。
- ²²² 「申越」出自曇無讖《大方等大集經·虛空藏品》（T 13.397.125a8-17）；相等

- 這段文，其異譯本不空《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》作「室利毬多」(T 13.404.643c21-644a17)。雖然前者沒有對等的藏譯本，不過後者則見。藏譯作དཔལ་ལྷན་ (參སངས་རྒྱལ་གྱི་བློ་བཟང་པོ་ལྷན་དངུལ་ཆེན་པོ། 46.4156.293/149〔4-5〕)。顯然漢譯二個譯本，作二種寫法，卻指相同的人。其實，曇無讖《大方等大集經·寶幢分·相品》另有不同譯法，亦作「室利毬多」。見T 13.397.142b20-c16。
- 223 如前所列，“Siri”音譯為「施」、「失利」、「尸利」、「失梨」，甚至「室利」都容易明瞭，但是譯成「申」似乎不好懂，畢竟「申」的韻母帶有鼻音。這樣的例子的確少見，不過不表示沒有。例如佛陀遊行的地方“Simśapā-vana”，有的譯本作「尸舍婆林」、「尸攝憇林」、「尸利沙林」，也有譯本作「申恕林」（參 T 1.1〔7〕.42b27、1.26〔27〕.525a14、1.44.831a11、2.99〔53〕.12c5、〔404〕.108a28、2.125.650a20、A. K. Warder ed., *Aṅguttara Nikāya*, part I p.136）。而“Simśapā-vana”，《相應部》（緬甸本）作“Sisapā”或“Sisapa”（參 M. Léon Feer ed., *Saṃyutta-Nikāya*, part V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6 repr.〕p.437）。顯然，某些字在發音上可能帶有鼻音，也可能沒有；或者傳授者本身發音的習慣，有些會念出鼻音，有的則不念。又，尚有其他雷同的例子。如“Sindhu”，漢譯作「信陀」、「信度」、「辛頭」，也有作「私頭」（參 T 1.23.279a8、24.313a4、25.368a10、2.99〔1326〕.365a12、2.125.736b6及注 20 私=辛 S、Y、M、聖、4.199.190a19、10.309.1011a12、b15）。「尸迦羅越」（善生），巴利語有二種寫法“Singālo”，“Sigālo”（參 T 1.16.250c14、1.1〔16〕.70a19-72c6、J. Estlin Carpenter ed., *Dīgha Nikāya*, Vol.III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6 repr.〕p.180）。「傷歌邏」，巴利語作“Saṅgāraṇa”或“Sagāraṇa”（參 T 1.26〔143〕.650b9、R. Chalmers ed., *Majjhima Nikāya*, Vol. II〔Text Series No.61〕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7 repr.〕第 210 頁）。至於“gut”，音譯為「曰」、「越」、「掘」或「毬」，大致上語音方面沒有多大的差異。如下表：

漢字	中古音					上古音				漢語方言			
	聲	韻	紐	反切	擬音	韻	紐	聲	擬音	客話	粵語	閩東話	閩南話
掘	入	月	群	其月	giwet	月	群	入	giwat	khiut	kuet	kuh	kuat / kut
越、曰	入	月	雲	王伐	Yiwet	月	匣	入	Yiwat	iat	jyt	uoh	uat

（見李珍華、周長楫編撰《漢字古今音表》〔北京，中華書局出版，西元 1993 年 11 月一版一刷〕第 246 頁。）

假設將這個語詞“Sirigut”作「申曰」或「申越」與“Uttarakuru”作「鬱單曰」或「鬱單越」對照來看，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有共同的部分——“sir”、“tar”，漢譯作「申」、「單」皆是舌尖鼻音；而舌根音“gut”、“kur”，漢譯作「曰」、「越」則是入聲字。也許譯者將“sir”、“tar”作「申」、「單」，不外當時看到或聽到的是“sin”、“tan”所使然。

接著，看看義譯的部分。“śrī”，一般含有「吉祥」、「殊勝」、「德」的意思；竺法護將「申」義譯為「首」，是很特殊的例子。查核藏經，祇見唐澄觀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曾就這語詞附注：「梵云『室利』，一名四實：一、首，二、勝，三、吉祥，四、德。」（見 T 35.1735.591a19-20），但是進一步查 śrī 開頭的人名等，未見有他人義譯為「首」。因此，筆者推測澄觀的說法，可能承襲竺法護。藏經裡“Sisupacālā”（Sisappacālā）音寫為「尸利沙遮羅」，義譯作「動頭」。（T 2.99〔1207〕.328c20、2.100〔223〕.456a23、M. Léon Feer ed., *Samyutta-Nikāya*, part I〔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3 repr.〕第 133 頁）據 T.W.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ed., *Pali-English Dictionary*（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, 1997 Reprint）第 713、711 頁：sīsa（Vedic śīrṣa：see under sira）the head。有可能竺法護念的音是 sīsa 或 sira，因而義寫作「首」。

至於“gup”含有「護」、「密」、「藏」義。可是，竺法護何以作「寂」義，實在令人費解。會不會是後人抄寫錯誤，將「守」字看作「寂」（冢）、（宋）？如果是的話，「首守」意思就比較接近原意。感謝高老師的提示。

224 參 T 1.24.364b6、2.125.590a12、Hermann Oldenberg ed., *Vinaya Pitakam*, Vol II（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7 repr.）第 189 頁。

225 參 T 1.78.887b8、889a1、1.26(170).704b8、R. Chalmers ed., *Majjhima Nikāya*, Vol.III（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7 repr.）第 202 頁。

226 參 T 1.26(202)772a22、2.99(379).104a20、E. Hardy ed., *Aṅguttara Nikāya*, part IV（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9 repr.）第 253 頁。

227 參 T 1.26(100).586b4（加維羅衛）、1.54.848b6（迦維羅衛兜）、55.849b26（迦惟羅婆）、V. Trenckner ed., *Majjhima Nikāya* Vol. I 第 91 頁。T 1.1(20).82c1（迦維羅越）、2.125.585c 注 21（迦毘羅越）、1.25.419a24（迦毘羅婆蘇都）。

228 如前所列，可洪對這經題的理解極受到智昇影響。參上注 21、31、43、45、69、77、103、109、138。

229 參《善生子經》T 1.17.252b6-10、《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》T 1.91.915a5-8、

《長者子六過出家經》T 2.134.857a17-22、《阿那邠邸化七子經》T 2.140.862a4-8、
《菩薩睺子經》T 3.174.436b3-28、《父子合集經》T 11.320.919a3、《長者
子制經》T 14.526.800c9-16、《辯意長者子經》T 14.544.837a14-20、《五母
子》T 14.555.906b27-c16、《孝子經》T 16.687.780b3-781a5、《犢子經》T
17.808.754a3-b14 等。

²³⁰ 參 T 21.1329.491b28、1330.491c9。

²³¹ 見 K 31.1055.561a17、T 49.2034.91c10。

²³² 感謝高老師的提示。其實，二經經名即相同為《申曰經》，日本學者提出經
本混淆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。筆者爲了要看出 T 14.536 的經名是何時開始
弄錯，還是得先考證二經經本，方知孰是孰非。